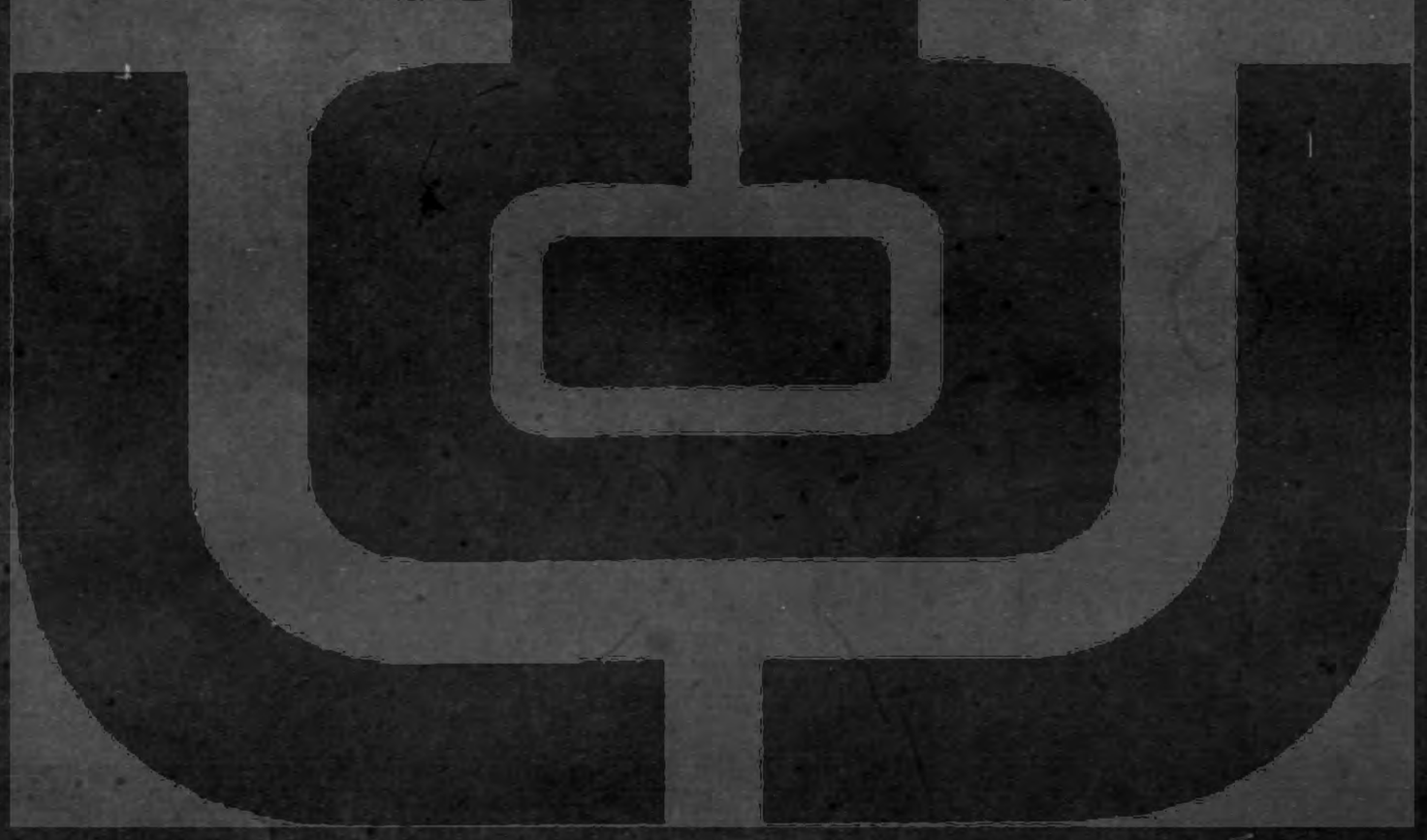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奏蹟

書家謂作眞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爲悋悋於正則者疑皆在黃州儋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間也而其後歲月氏名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

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其利於己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爲己利每夏秋兩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爲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陽邵侯受巡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爲此役者民往往持梃相擊逐其婦子爭臥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闉葺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惠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爲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爲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隣國爲壑若侯非知爲政者乎近有携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於 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吾人之有生意也爲之三復不已而因有說焉蓋常熟東北有白茆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旣退而泥留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蓋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僞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濟也

跋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之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顧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檠孤棹穿雲涉澗徜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僊佛所居魚鳥之閒暖煙霞之暧靄凡案間一覽殆

偏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詩祠治姦二劉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狥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劉今爲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爲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予益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

卽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爲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跂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爲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爲吳人築老圃堂於石湖之濵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耕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爲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埸之外者乃其人耶於是可以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

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宴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象

玉山小象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挾之氣可掬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旣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爲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

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鋪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之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爲元故官從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宮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爲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徵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鋪鋪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爲鄉人也携示此卷益桃源爲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鐵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

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幕許君鴻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益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法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別爲卷藏于家

跋倪可菴墨竹卷

倪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爲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豈非欲兼收而並蓄者耶

題韓鄂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　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已震懾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既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子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蓋人共事未有不成於和而敗於乖況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寬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壽

策　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內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爲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帷其廳而潛聽之囚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戶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爲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爲訥齋隱君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噫吳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顒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携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內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爲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爲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摭其行於時者爲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錄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

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錄本公凡五被制敕今真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戊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討會敕范沖重脩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旨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日誣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爲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試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眞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顯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辟委請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爲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爲端平元年所給時葵范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蓋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爲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爲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文即眞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橫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爲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蓄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益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爲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爲未見懷素眞蹟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研銘

自楊鐵厓藏文信公研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研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爲之敬歎

跋方寸鐵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厓顧玉山輩方寸鐵志幷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爲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爲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問諸季栗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栗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冕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栗侍其父自鳳翔還且必貽爲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賤獲輩事耳何以自爲季栗曰非爾所知蓋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異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没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解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甘難者爲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栗貽滌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親者又當以季栗爲法

跋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和吳令畧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豈以進退天下士若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爲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爲令既多善政用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逐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絶於晏子也此卷爲景春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益文貞因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不得一覽之姑爲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旌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爲作傳特稱其賢意處士則賢矣至棄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次矯一時僻進之獎而故爲是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益其子漢登進士第爲司徒屬慨然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不賢他人且不爲而謂處士爲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肇齋求訓于其外祖禮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爲人清修詳雅見稱士大夫間益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 先朝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生及百歲而終肇齋則善畫尤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爲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爲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衲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百餘年來清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挹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手澤非時暘亞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畧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爲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爲此賦棐竟以文名蓋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靜哩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冊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亡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于扶雲漢作手決張仝翔翁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卅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氅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生眉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寬既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評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爲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爲衛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弁諸題識用意精到與
眞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既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
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卽墨本題之以爲
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爲卷卷重
其人也廬陵之書寬嘗閱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君尚書楊尚寶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
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沖堂記幷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
詞大賚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曾
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子其季爲季誠官
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爲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
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
爲後輩而沒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
盛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爲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
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爲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
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亡而楊
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　國初者數人而不幸槩以法免蓋又
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爲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

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寧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為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為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則皆物而我時取其一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棊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為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既得致仕之請將歸其鄉益以適自樂超然物外於八者且無一取而況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樣堂文

吳江莫景周嘗從宅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樣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寧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為婣舊所抄當得其眞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冰釋遂請寧識于後其意蓋欲寧為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為是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今

坡公二帖云石頭堋頭墳塋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乎丹稜今陳明遠爲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爲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爲其後人者乎

題山行雜錄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蓋多有之鴈蕩則著矣往年文宗儒爲永嘉令得一游每誇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絕處臨之使人甚恐衰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衰聞之興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吳江風利扁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緦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緦山之下凡一水石一虫鳥以至器物人事之類皆設爲題而成雜詠五十篇蓋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緦山也緦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爲其先孝子

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因會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為在乎區區水石虫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虞先生為公曾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久之亭圮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搆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蕩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復圮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為縲紲鞭笞之所吳人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為魏文實民家藏得以考見其地益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山里萬之後其得失所係可拘拘於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為陳敬堂邱黃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益六人之一也鉞復為圖皆以贈金彥樞者彥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祺祐並游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　朝廷方用重典于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為與彥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故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況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于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彥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益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涼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爲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錄舊說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擊之而缺以其言爲不然極是蓋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別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爲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奇字不能識況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舉將仕矣竟以醫老于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蓋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蓋其石嵌壁間歲久爲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顧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昌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蓋百年則昌黎且未

生是眞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爲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比聯句格又未老以爲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平若好事者託爲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孟敏墮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　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沒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謝曰待予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觀東陽路石仲復義莊事竊歎平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沒于官其勢爲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偏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爲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吳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嶺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臥游矣而仲山今爲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愧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璧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　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爲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竝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以此爲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眞蹟無異自是爲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爲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　制策題

弘治庚戌　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詔率循舊典策士于　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　賜同進士出身　國朝重進士科奎山安福在大江之西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　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爲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寬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曰　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艸茅一旦立于　殿陛之下得近　清光奉　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　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　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怠之者皆是奎爲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爲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怠儼然如在當時漂然如處其地恍然如　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　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頴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絕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過淮　亂離歌六首　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日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眞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此卷初爲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巵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爲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爲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　敕諭

昔在　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饟所資擇產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歛例赴　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昺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戶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爲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賴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　敕惟謹寬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蓋　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爲善者凜然猶

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　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　君訓戒之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為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虫鳥無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即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絕入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竝以科第顯為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芳官大理以義學為先世事恨其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惠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鼎儀訓子帖後

鼎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若爰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於是鼎儀之沒三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閱此為之泫然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閱恍然如入汴京道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能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絕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初閱之以為山谷書不知其出於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絕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

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祿避地雲間以全其身
蓋鴻飛冥冥不麗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
國朝建元洪武之歲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
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蓋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
中子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
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子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
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呂沁水而已然列于
諸公之間其為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況或
有所遺乎于於戲之亦未之識成憲携其詩來示幷得其自序
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幷楊晞顏尚書遺墨後

寬幼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
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妄若晞顏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手書藹
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王
子成是豈虛語吾黨安居厚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為常人也
已哉寬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
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
象故獨知其似閔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舊藏此今
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
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為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為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辨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為翰林編修董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茲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懷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矣仲山武選有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錄之當寤多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畧無怨懟又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溫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慕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為吳縣尹者予嘗過吳中治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為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為書此于後

書拙脩菴記後

右拙脩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為巴郡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脩云者蓋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

晚聞道聊以拙自脩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篋得之益增悲痛蓋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裱飾成卷冠以二李先生題字幷舊圖一紙姪奕既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荊公詩後

陳君堅遠嘗爲予言其先艾菴先生藏王荊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爲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竝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爲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遯約圖

吳淞秋晚群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赶叢今觀史文鑒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爲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禹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爲望族昔米元暉嘗過此士寫三詩而爲沈石田所藏以王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眞奇事也予憶舊訪王汝宅偏舟出沒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

姓名不遂湮沒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王汝既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辟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姊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王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竝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其事又益奇也

題朱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於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竝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爲朱子書與黃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宮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語及晦翁者猶存寧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又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閎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爲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閎筆力令師之今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爲鄭夾漈家物今謙齋宮傅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

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絕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群鳥翔集只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爲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蓋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祿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爲楊國忠所蔽無褒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蓋公道終不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清勁畧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爲人實似之蓋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曾爲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亾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蓋止此當永爲洑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艸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蓋縑素易壞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久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眞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

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
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苟耶宮傅謙齋先生得
此甚加珍惜益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跋黃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翼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
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蓋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宰永嘉博平政績暴著數為巡按憲
奏請旌異有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
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為不平者閧然而君談笑自如
曰吾固宜爾也於是衆相與餞之有詩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為
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為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
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蓄其才猷不
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族舊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
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實為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
戶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在梁先生集中乃錄于
卷而請士大夫補入益文鑑之賢而史氏為有後也予又聞文
鑑云序中名常者嘗預修永樂大典時事竣當得太學生乃不

屑就竟登進士第仕至郡守葢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顏魯公干祿字后刻

此顏魯公干祿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錄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錄三冊其孫戶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錄公家所藏者歲久皆不存及是戶部公以科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謄寫之始復完具方公登第後初授興山知縣在　太宗朝滿考　命從給事中治事再署應天府事時　仁宗監國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以事調衛輝適洪熙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于道知公者葢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鬱而未發者有以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黃間陳友諒來寇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寇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於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

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
郎韶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
不已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
時固有與其事類者益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
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脫寅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
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負其尸既
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實為誄
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益惟無後人如員外君
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
辭而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
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
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為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墓文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寬嘗閱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益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
甚顯而未嘗棄儒為業及 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
儒繫籍至科舉 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生遂登鄉試先生
有四子其季事 英宗為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
三子其仲事 憲宗及
今上為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絕而耿氏遂為海內仕宦家之冠噫
盛矣於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戶帖及鄉試
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覓在寮
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戶帖 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
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實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是而見乎耿氏初爲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爲宣武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留居之故今又爲盧氏人云

跋趙彝齋畫蘭蕙

趙彝齋爲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隱君積學不仕蓋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豳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纂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爲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寬畫下蜀江山圖也蓋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捷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劒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孟玉在永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亡南望吳門輒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時名公卿多爲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沐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

稱太保公鎰時爲監察御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爲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爲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諫議錄志程太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涸僊詩

涸僊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爲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僊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意有高絕處蓋寒山子之流當時張卽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亡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僊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溫草書

右宋靖草書勢宋仲溫書蓋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肆安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眞蹟耳

跋原已松軒賦

予舊見原已製此賦自以爲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慎重蓋如此天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密與重如原已者吾未多見也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眞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爲公中年得意書蓋仲珩爲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卷初爲臨海葉夷仲惠仲之物今文大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辟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懷八詠詩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懷八詠示客蓋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幷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巖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

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哉

題鍾繇眞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焦季直表又見其爲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眞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爲大石聯句偶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韜持以來見爲之愧歎韜云自公留題後卷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絕雖韜亦爲士大夫所禮噫韜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南宮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能爲若輕重哉韜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四方以祥瑞來奏者不絕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　朝廷之盛以傳揚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頌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寫副本而正書篆隸皆具益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沒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壁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皐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卅之類颯乎形於歌詠千載之下乃復見於　皇朝鳴呼其盛矣哉

題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群雄角逐我　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群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　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　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爲先務蓋與武王式閭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爲浦江義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總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蓋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　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爲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觀之餘爲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溫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垔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鞋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蓋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竝存固溫國之德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艸木禽獸果蓏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

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　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蓋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君爲人適與　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巡按御史吳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遠因以見之然寧竊有感歎者蓋君初自臬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祿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號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叙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蒙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幷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爲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內史妙於詞翰而文名在吳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冊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吳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公亦從鄉校起爲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觀之餘爲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虜之迫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爲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厠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

其裔孫元饒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權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嘗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於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　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戶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戶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如鄧禹之不妄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

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絕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億敏公印象

故少保億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巡撫陝西惠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為黑鬚爺爺至刻印其象家事之飲食必祝蓋于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象至吳中者公之姪孫貢士汴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為題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志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志銘實趙集賢宇昌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沒耳將仕裔孫永章重其家故物以揭本見示益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為人書碑碣亦少非將仕為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典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內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戶外僕馬不絕先生不問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為書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贊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贊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

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為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贊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合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蓋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寬嘗閱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眞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達爰立之意圓呂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杜岡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蓋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為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吳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別其妻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抉其目睛不得脫則引刀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鄭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大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蓋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

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有百年之志彼渝與堅豈足爲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爲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已于獨不然乎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　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爲自全之計而雪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爲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爲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爲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爲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于何時得盡覽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內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誓并權銘量銘漢鄧隲討羌竹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顏魯公祭稿懷素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黃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會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沒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亡且久

寻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蓋曾裘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裘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仏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甚子孫固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秘之則已為湖廣刻米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堪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絕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錄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左朝奉大夫敕一道蓋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於是為至矣公既没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工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蓋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奐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黃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奐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飾為卷藏之惟謹噫奐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

日承天門聽　恩詔還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內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　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盧陵曾公從仕持大罄之請爲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予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眞蹟見示則此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沒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爲之未有此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說豈公沒後子孫爲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德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慤爲衆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亦惟慕公之德而爲此舉其爲人亦可嘉已初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徙而西石委弃民家始百餘年今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廉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爲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伸藏之甚謹頃來試禮部畢奉以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畧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爲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王彼賜藥方後

欽惟　皇上當　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閱　聖祖太宗文皇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

臣王玉精於其術　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　賜之玉既拜受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爲家寶以臣寬在侍從之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臣寬仰而歎曰仁哉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蓋仁之爲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之人癢苛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竝生於世焉耳故世之爲術者亦多惟醫稱爲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典爲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包羅古今無所不備　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此以爲醫家之　賜豈非欲廣仁術於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以竝生於世也歟臣寬愚昧寡學竊窺　聖心之所在謹識于後豈特表揚玉之寵遇而已君夫　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贊述者玉被　賜在弘治丁巳八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吳寬拜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　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　御藥房供事者纔數人而已蓋居　禁中典　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己未五月　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　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飾爲巨卷奉以見示惟寵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吳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于　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蒙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承醫業深得其妙旦暮出入小心恭謹　皇上念其勤勞錄

其功績又重其世醫之子乃有此　賜是雖出於　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　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　賜朝覲官　敕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　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　天子御　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浦侍郎臣寬臣民悅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効奏　天子以既去其泰甚惡有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浦等三人亦被　賜一通焉益凡　敕詞所以爲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試而省成耳大哉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浦以　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寬幸從銓曹後獲躬逢其盛顧所被　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之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　天子悃悃進賢圖治之意云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欵客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書父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幷雜文及錄本而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來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益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徒尤有學行　國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還惟一奚篋家人啓之得布裘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乃官上一所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絕無他物子孫負之亦甚勢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他姓悉墜為

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直無妻子且入存邸院嗚呼世儒之家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解學士裹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竝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辞朝英得之朝英保愛甚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凌鴻臚季行為書此卷季行既沒無子書畫散失後二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萊葉惟立見而贖之蓋惟立為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弆惟謹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委行時季行出家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貞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俞都南臺原貞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懶寡慾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 累朝恩命錄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來五十餘年所受 敕六誥十一總為一編名 累朝恩命錄以覽屡有契義奉刻本見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盛其尤盛者則莫若公之派也蓋聞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于鄉里始發于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于郡縣再發于公是以 恩命渙頒及其身又及其先世君子以 朝廷與之為非濫而林氏受之為非倖可謂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為人德學純

懿士論推先達子　宸衷遂由師傅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　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于三世乃已則此錄殆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楫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擧職　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爲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被髮左衽中國皆其人矣蓋召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絕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繹論其事高宗爲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爲群臣推奉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

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其事之出於天也蓋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怪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贊詞不知作于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　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爲戶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錄三冊見示既爲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　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于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兩至宜興與克溫翰林謀游張公洞輒爲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願始遂因作圖而繫詩于後更爲序引述其勝殊備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稚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爲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嘗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于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官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頃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爲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眞蹟也太宰林公俾寬騷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

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觀字惟顒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顒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惟顒家藏先世宋敕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蓋歲久之理當然也此敕爲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益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爲至寶矣此敕前曰董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蓋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旁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爲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戶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今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周公亦與焉　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部主事曾謹錄移文飾爲軸懸之以侈　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蓋公之去　上不特加之官而已　陛辭之日復　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爲　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　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以爲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留公敢因曾之請敬書于下特識感歎羨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京國子祭酒一

時已爲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緱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　上深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　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爲得師而士大夫則賀　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貼成卷持以相示寬覽之非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賢能舉　上之得賢能用而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咨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覽押字蓋覽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眞蹟

趙光祿家藏二王眞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携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翛然相與閱之眞一快也

跋王獻之眞蹟

米姓晉唐法書眞蹟秘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爲實晉刻石即比余因此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眞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令孫太常志同　寫非志同契合之厚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爲人雖貞伯没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

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爲隸古刻石以傳永
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蓋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
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至老不衰君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
于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艸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爲吳氏子孫皆
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
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輒歎其妙若此篇槩
亦可見蓋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樞也都玄敬公
示此因以諗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紈扇絕句一首海虞盧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
季嘗從楊鍼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
後遭多難遺墨散落幸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曾孫用才用才傳
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
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蓋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
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既感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
又見其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爲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
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
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彼佛圖澄一胡僧耳見之
爲禮如此何其卑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眞足以動之歟然澄能
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

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爲工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　文皇歷事　累朝寵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三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公茵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爲中書舍人至是公沒既久　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蓋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盛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悅道以醫名于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爲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蓋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來能世其業至于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爲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蓋公寫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窗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藻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爲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令藏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窗又師集芸窗墓瑄之旒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爲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于潛溪集中此則太史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清古有法若其後跋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待講同生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爲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有慨于中耶希直尤爲人取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剜去然甫百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于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絕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作直龍媒之至于胡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于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爲文侍御宗嚴得之益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爲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圖窮末已蓋宋江貫道所作曾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絕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鄭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爲大儒者得於家學爲多蓋遺書沾溉既足以成平內而延平諸先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于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寔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僞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予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爲宮諭靳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單此數年爲上策自餘眞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觀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舊作明皇講易圖爲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盧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爲之者而其詩仍錄于後於先世一物

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然有美譽于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顏氏家廟碑

此唐顏氏家廟碑爲魯公眞卿撰幷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況此額爲李陽冰篆書可謂二絕何可缺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幷詩凡若干幅皆眞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畱犢則清而激矣然今仕者寧有畱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爲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爲政必知所愼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禿筆作大字遂爲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強效之其弊至于縛艸如帚以燥爲工是眞所謂醜怪者也

鮑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祭文二十六首

祭陳祭酒先生文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正月初三日甲午門生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前國子祭酒方菴先生陳公之靈嗚呼先生而止於斯文章足以傳來世議論足以動當時節行足以爲流俗之表學術足以爲後生之資凡先生之所以自立者固無容議而爲一小人之中傷不待終日而足以去之蓋論先生者天下之公而去先生者一人之私嗚呼先生自信太過自負太奇寧墮乎人之計不愧乎天之知豈同舍亡金之難辨將遠附平漢之不疑徒使學士大夫門生故友稱先生之冤者扼腕歎息至于泣下之漣洏寬幸登門求師孺子可教以

升以麾逮赴試於禮部擬卒業於經帷夫何寬之不幸而先生
殃禍之是罹俄除名於仕版旋託體於靈輔既驚而定有哭以
悲幸舊學之未忘偶不棄於有司及 大廷之對策何
天子之寵綏原寬之所以致此非先生之教而為誰臥龍之山
卜葬有期考平生之事行在墓道之當碑將乞文於知者維劉
太常直筆之可垂亦有文藁其光陸離行剡木以傳世維立刺
史精擇而無遺夫先生之為人固不待二者而顯然非是無以
慰吾黨之思其餘不可以多及視寬之力所能者而即為緘詞
遠奠薦此一卮嗚呼哀哉

祭葉侍郎文

維成化十年歲次甲午六月二十五日戊寅翰林修撰吳寬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鄉先生
文莊葉公之靈而言曰嗚呼公乎 國之名臣鄉之老師今則
云亡還葬有期我有哀誄假此陳詞惟公蚤歲聰明內閑坦坦
施施莫測其際人或無知謂公不慧既入鄉校乃登賢科操筆
為文勢如懸河出其端緒所蓄則多歲在己巳龍興北狩給事
禁中公也監後事宜可行章疏即奏凡所建白人謂何驟公曰
國事臣子之攸卒却虜虜都城如舊軍興告病出參陝政克贍
邊儲士卒用命朝議偉之尋徵入之中臺有法付公執之徑擿
既梁轂公南行挾我藥物救彼殺傷自掩功能潛走猶狂嶺外
單車漢之祝良徭擿既懷惟此獷犹逐北之餘伺我蠢蠢有城
有堡有庾有囷上谷之郊制禦斯盡北門鎖鑰宋之寇準公雖
勞矣未可丐閑六卿之亞召公而還以典三禮以統百官在
帝左右大袍高冠議論從容有關彌遂 國有外事亦復勞公

黜涉南甸相視西戎嗚呼公乎貴顯莫逾臞然一儒如齊宴子不見有餘門無過謁家無蓄儲惟其好義振窮恤孤寤寐鄉賢希文爲徒公之文章宜在館閣典雅渾成不露芒角南豐之純臨川之約而復劬書矻矻窮年手不停披以考以研碑文鼎銘竹簡韋編鄴侯之富歐公之全嗚呼公乎學識之長才德餘事有如不亡未見其止　累朝眷顧寵遇寔隆沒也訃聞震悼宸衷　賜謚易名以示優崇生榮死哀　恩被始終凡民有喪匍匐酸辛有如我公豈曰凡民鄉之老師國之名臣一觴跽進鑒于斯文

祭褚御史文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癸卯朔越二十七日己巳友人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監察御史褚君昌胤之靈曰嗟嗟昌胤昔登賢科名顯于世矣而出宰大邑遽當乎長民之寄及擢憲臺身顯于位矣而巡歷數州適兼乎校人之事安不足以酬勞樂不足以償畏此固盡瘁事國者不以爲意也今則一病浹旬醫莫爲技舍館方遷溘焉永弃氣將絕而復噓目不瞑而若視則亦以言爲責者未得遂其志也客囊蕭條歛含無備僮僕扶棺哭殯于次雖行道者惻然況乎鄉里知舊不爲之灑淚哉所幸不亡君尚多嗣樹立而興其後可冀且薄奠而寫哀託微詞以爲誄

祭蔣元用文

維成化十八年歲次壬寅六月十日丁未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樂亭令蔣君元用之靈嗟嗟元用器局淵宏渺乎其際群居嬉嬉莫見明叡然而伸紙疾書滔滔不

滯出其緒餘遂取科第塲屋之間固已服其文藝至於小試治才寬而有制事旣克集民不告厲則田野之內又皆沾其德惠也嗟嗟元用有胡質之清夫旣常畏人知有陽城之勞而獨不爲身計致一疾之久纏踰千年而長逝慨祿養之不終況　恩封之如例故雖死而不瞑豈戀戀於斯世嗟嗟元用遺腹有子甚秀而慧母氏鞠之後尚可繼親老而能慰者在斯想其方長號而忽收淚也返葬于鄉冒暑迢遞何以寓哀致此薄奠

祭賀其榮文

維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二月三十日丁亥翰林院修撰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亡友解元賀君曰吳下之別忽經五年春試有期君來必先謂當一見握手驩然豈意解裝病已久纏館我半月寡笑與言言及此來利名所牽吾父且老可緩一官今旣病甚命也在天奉身還家俟病稍痊終隱不出薄置田園吾時語君君尚南旋仕路信勞拙性不便後當相從南陌東阡顧此數語天胡天憐人願竟乖遂隔九泉嗟君待我師友之間死於我殯中情乃安或者不察驚歎而傳維昨禮闈吾濫預焉拆卷塡名實多省元使君不死孰後孰先袍笏滿街簫鼓喧闐乃有喪車蕭然道邊孤懷感傷出涕漣漣扶護維兄步有吳船還葬于吳水道可沿剛正而文直亮而賢其人如存有棺未遷今也則亡舍館實捐觴豆在案往矣勿遄

祭李士英文

維成化二十年三月二十日丁未友人安福劉震長洲吳寬致奠于翰林編修李君之靈昨者柩遷城南吾二人適入試院不獲一送甚戀戀也今旣事畢而出佛寺蕭然猶及奔走而遣奠

也夫送死有奠送生有餞餞者有時而還奠者無時而見也嗚呼悲哉凡君之葬有志有表庶幾平生可以爲傳也然則區區觴豆之意特寓乎知死之哀而不必其言之羨也嗚呼悲哉

祭亡弟原輝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癸酉兄右春坊右諭德寬遣姪奎具清酌庶羞祭于亡弟原輝之靈曰去歲九月送子于郊孰謂此別永不相見聞訃以來悲痛無已親友勸說豈能釋然子有厚德鄉黨所知知之尤深宜莫如我當壽而天則莫知焉我仕于　朝一紀餘矣不墜家業以有子在今復何恃實懸我心子幸有男秀而可教議婚于朱其事已成日用之計周甥是倚撫教之恩諒不肯負因此薄奠畧陳數言中懷萬端豈能盡述惟昔長兄不及中壽豈意至子又損數年顧影孑然我獨尚在勢孤力寡生世幾時雖欲不悲亦不可得抱病來省子情已盡我繫于官獨何爲情子病在身勸子少飲今則已矣盡此一酌嗚呼哀哉

祭周原巳文

維弘治二年歲次己酉七月二十日丙子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具清酌庶羞遣姪奎奕奠于故原巳院判之靈曰自子別去屢得手札每言瘦軀二豎爲孽其後一緘置此不說我意子病勢當漸脫孰知訃聞纔距兩月墨蹟宛然尚可展閱昔者之來豈遂訣別中心感傷其痛如抉當寢或夢對飯或噎追思往時雅會不缺月夕花朝詩卷有跋幽憂之懷藉此慰悅子既南官尊俎且輟謂當還鄉此興終發今則已矣顧先我沒子年不衰而位方達子名維揚而志尚鬱士行既修世澤未

竭子於人間亦尚可活所爲至此理不可詰維子與我交親甚切凡子平生畧具墓碣亦有哀章和者更迭馳此叙哀千古契濶

祭邵文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正月二十日癸酉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費閭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傅瀚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李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謝遷吳寬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劉震翰林院侍講諭德林瀚掌國子監司業事右春坊右諭德劉健謝鐸謹以清酌庶羞之儀馳祭于亾友中順大夫嚴州府知府邵君文敬曰嗚呼文敬生何所好世亦有之莫與君並君之於詩其視唐人則如賈孟寒搜極討思苦而清皆可以詠君之於書其視晉人不必大令博倣旁摹蹟麗而奇偏工草聖君初善奕坐客滿堂縮手敢競後始謂此非仕所宜益務爲政中心自許劇郡可居不惟閭靜彼不知者投之窮荒幾負才性後更東漸衆曰宜哉方爲君慶到郡未幾矻矻設施民安吏聽詩書具置尚以奕爲期必報稱惟志初立惟名方揚而身已病豈其心勞如昔陽城力不能勝凡人所遭脩短盛衰莫不有命而君於此獨預其短復違其盛豈非命耶尚復何言惟順其正君喜交游聞訃以來遠莫賻贈眉目了然如見其人嗚呼文敬

翰林祭楊文懿公文

維弘治三年歲次庚戌二月癸未朔十九日辛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吳寬謹以柔毛剛鬣之奠致祭于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謚文懿楊公之靈曰公以易直之資高明之志

美麗之才清雅之思心有所獨得每訂定乎經書口有所欲宣悉發揮于文字信賢科之有人置詞林而得地　今上之初進賢以類識公老成久以祿位輟之宮僚擢之吏侍固俾展其才猷實欲試之政事四海之內方共仰其功能數月之間已屢遷乎名勢疏封竟獲乎陳請館閣遂專乎載記何信史之垂成俄哲人之長逝惟蓋棺之後而士論始公況易簀之時而今命亦治此可見其身之歸全庶不憂乎人之責備今則　卹典既加復　賜之謚出　朝廷之殊恩爲儒者之極致獨惜乎當代之燕許頓亡其手筆尚俟乎後世之子雲或識其腹笥春雲在空黯然魂氣拜送樞車斯文情義而回視乎一門之盛群寮聯翩莫不在乎喪次則公亦可以無憾乃復爲公一慟而收淚也

祭吳參議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丙子朔越二十三日戊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雲南參議吳君文盛之靈曰君以廉慎之操精敏之才官事滿前談笑而裁昔自工曹遷于遠省俄遭內艱驥足未騁及茲服闋復來京師臥病旅舍骨立形衰僮僕遑遑溘焉就木有客入門莫弔而哭同年廿載下世已多如君之賢其人幾何自昔有喪爾富往救曷以寫哀薦此觴豆

祭徐文靖公文

維弘治十三年歲次庚申八月癸未朔越二十七日己酉諸生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馳祭于少師文靖徐公之靈曰寬昔居鄉稔聞公名及既入仕識公于京蒙不鄙弃歡如平生詞林多暇語輒傾倒更公位益高不自驕盈引

進後輩藹如父兄道義之語至今服膺公之立　朝惟恃忠誠
巍巍黃閣高不聞聲百官盡職萬姓安生默相之力
天子仰成　寵任之重不替而增公曰可矣豈乏賢能引退未
已有疾忽嬰終獲所請勢位已輕公卿餞送殆空一城道旁嗟
歎亦有黎氓公之厚德于茲可徵曷不畱公長存典刑何奪之
速天豈瞢瞢殯于高堂南望宜興未能一慟中心怦怦聊此叙
述以洩私情

翰林祭徐文靖公文

公自少年已擢高第徧歷清階不以吏事及壯遭逢　憲皇
在位受知特深舊學有自欲付大任吏事卒試拔之詞林用不
以次　今上之初以公是遺何以處之深嚴之地乃職論思
乃典內制乃預機務寵用日異公所稟受清明之氣公能承載
深厚之器大事在前從容暇豫身任其難事竟克濟謂公才優
實則密緻謂公量宏實則謹畏忠言　上摩厚澤下被輔德以
成從欲以治補益則多而力亦瘁曰病在躬疏乞休致　恩旨
慰留莫奪其志歸榮幾時有訃忽至　宸衷惻然老成見弃特
輟視朝爰及贈謚卹典加等以報勞勩嗟今之人有望莫致謂
位不得謂時不值考公平生無所不遂朝士念公自相弔慰況
也相從館閣契義撫棺無從徒發永喟薄奠遙馳惟寓哀思

祭文溫州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十一月丁巳朔越二十四日庚辰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遣姪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于故溫州太守文君宗儒之靈曰官制之分必有內外外與
民親守令爲最君兩爲縣永嘉博平並有異政卓爾騰聲孰不

召用君當稱首讒言阻之而君顧後太僕有丞實貳寺欲其
施設困翼不舒君曰何哉莫非命吏馬政必修以復故例列郡
相顧惟循其常例卒不復吾其故鄉稱病七年田園自足大臣
薦揚有　詔以促君曰何哉吾心已安況也古溫郡寄益難未
至百里父老爭候舊令載瞻如獲慈母興利除弊扶弱抑強或
怨或詈吾身自當奏疏迭陳莫匪民事或格或行吾力已至終
欲引去自刻無能民則固弱身不可興嚮哉君子何命不淑季
夏七日一逝不復郡失賢守泣聲相聞何以繫思子孫氏文屬
縣奔趨競以財賻衰服纍然泣血以拒曰父在官無取於人於
此取之上累吾親君雖云亡幸有賢子治可移官信乎家理聞
訃數月時一咸然顧獨後死長君十年修短死生必有定命聞
有喪徵特假以病未及臨穴聊以寫哀復有墓文以慰永臺

祭李時泰憲使文

維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六月辛丑朔越八日戊申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同年友故
陝西提刑按察使李公之靈曰緯矣維公早勤所務學于仲兄
義同師傅竝登甲科二鳳同翥公時方少奮翼莫禦乃駕使軺
官簿初注乃入內臺曰為侍御出巡淮南外嚴內恕憲體漂然
勢要是憚爭避遠之不俟言拒竟遭其讒從此而去國數年
萬里旅寓居災荒中德業益樹終焉讒言莫勝涛舉臬司屢遷
聞望愈著下無冤民如豁雲霧維陝以西古號天府控制民夷
得專一路救敝扶衰日坐公署力則已竭才則甚裕起則何淹
逝則何遽何天不遺何人不遇抱負大才將安所赴仲兄在朝
過時悲慕南遷司空欲臨其墓凡我同年哀莫能助涯具薄筵

便道亦附公其有知幽夢當寤爲舉一觴以盡平素

祭少詹事王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乙未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末眷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知縣王公之靈曰公當壯歲仕與民親惠政所及深得乎民三載告歸未盡其志宦業已傳而子已貴孰不生子貴如之何名重詞林豈惟高科再受恩封公正無恙高蓋橫金安此祿養封典未已子佐文銓壽終于寢有訃忽傳　帝念近臣何以爲慰諭祭有文塋域是治凡此褒卹他人敢希子侍經幄匪以其私考公終身備享諸福人莫不虧我無不足忝同鄉郡久託親交無由執紼繫官于朝微言可緘薄奠斯致遥望靈筵寫此契義

祭侍郎徐公文

維弘治十六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九日壬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馳祭于南京工部右侍郎徐公曰南望海虞壯哉爲縣豈曰富疆實稱文獻縣多故族徐有鉅人教以義方公德維淳少登甲科諫垣就列奏疏屢陳袞職補闕試以民事出牧大藩南北所至不求自安付以大任益盡其責都憲我官司空我職民終受惠國不傷財志行所學德副其才嬰疾尚微引去何速高節有餘衆望不足尚期召起以慰蒼生溘焉長逝惜哉老成遺言自卑德薄能鮮戒其子孫勿求卹典有臣如公　天子忍忘何以　上聞憲臣有章質直勤勞世豈多有鄉賢凋謝相弔而走吳山伐石宜刻褒賢無由臨穴致此惓惓

祭陳大王文

維弘治十四年歲次辛酉三月初二日庚戌同年友吳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大王之靈曰公寓西陲早受家學抱藝入京多士與角遂登甲榜乃列戶曹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亦不即見迨擢大藩而事益練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惟時建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毋之居則易使去則有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 朝三任莫父內臺之副為古中丞畀以監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外侖韓滉在唐國計有託夙夜籌畫尚恥素飡報國不足公亦有言生居邊方習見戎虜每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公者哀 朝廷念公卹典不薄祭葬以禮有司奉若重惟故里在于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謹不取既見其人亦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死生永別曷得而親嗚呼哀哉

祭外毋朱孺人文

維年月日季女壻翰林修撰吳寬謹以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外毋朱孺人之靈曰寬昔委禽公踰廿年高堂登拜數聆訓言白髮垂垂德容儼然去之京師濶阻山川起居何如封書問安使者未及計音忽傳嗟嗟孺人持行寔賢內助成家有赫門閭子孫森森美矣田園人匪富視惟義之全歲月幾何喪事連連悲傷既甚疾疹莫痊凡此情事墓石已鐫孺人於寬毋道存焉啓殯有期薄奠凡筵

祭亡妻陳宜人文

維弘治四年歲次辛亥八月初七日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

侍讀吳寬以柔毛之奠告于亡妻宜人陳氏之靈與子相處三十餘年我困而亨子實偕焉後來京師又踰一紀促我早歸無貪名位我聞子言中心然之豈料子病纏身益危言不即從子亦莫救所恨諸親不在左右送子歸葬斯言不忘繫于史事顧後不償生不同歸死實可憫言及于茲悲痛何忍子尚行矣我終乞身臨穴而葬當共諸親子行無恐亦無我戀遷者在筵非謂遣奠嗚呼哀哉

祭韓夫人文

於維夫人幼有女德來嬪于韓寔爲佳匹維都憲公石武有文宣力四方爲　國樹勳閫內非人公能不顧顧則榮心有動曷樹公累進秩夫人與同龍誥在函遂沐高封富盛顯榮敦不歆豔竊視其身自奉何儉公既不祿儉德益加閨門悄然人孰敢譁嗟未亡人俄以亡報告哀于朝維予之孝昔都憲公賜葬有墳有詔合藏以從良人仍命有司諭祭維興邱典所頒妥視都憲靜專勤慎婦德可評宜躋于壽宜享其榮都憲在鄉偉哉先達薄奠遣馳忝居鄉末

祭黃告先考妣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乙未朔越二十二日甲寅孤子翰林修撰寬謹以潔牲醴齊昭告于顯考府君顯妣張氏曰王辰之春寬忝史職三載考最仰荷推恩封贈之典施及存沒惟我顯考拖疾拜　命既易冠服奄弃人間圖書繼頒不及親捧孤懷感傷未即奉告惟茲　恩典豈寬自致追慕尊慈極其勞瘁以翰以教克長克成昊天不弔先後弃捐祿養靡從痛恨無已茲謹錄黃焚于墓所伏惟尊靈祇奉休命音容茫茫悲慕不

紹鳴呼痛哉

東莊奉安先考畫象祝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十二月某日孤子寬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顯考修撰府君東城之下先世所基嗟嗟府君寔生于斯迨長西徙門戶獨持每念舊業東望興悲乃修乃復有年于茲樹有桑柳屋有茅茨有庭有阼有園有池本原之地有大有知眷戀茲地魂氣必之乃奉遺象張之堂楣著存于心如覩容儀凡此舊業不廢不墮曰維季弟肯構肯堂一觴陳告聊寫吾私載瞻載拜涕淚交隕嗚呼痛哉

上京告祠堂文

維成化十四年三月六日玄孫翰林修撰寬謹以牲醴敢昭告于四代考妣寬憂制既終例宜起復丙寅日宜已卜啓行維是遠違不勝攀慕

告二代贈官祝文

維弘治十一年歲次戊午十二月壬辰朔越六日丁酉孫吏部右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曰寬無所能忝竊官祿實賴先德始克致茲乃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二載考滿十二月四日荷蒙 恩例推及其先顯祖考處士贈吏部右侍郎顯祖妣韓氏贈淑人顯考諭德府君加贈吏部右侍郎顯妣宜人張氏顯妣太宜人王氏並加贈淑人及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感激之餘悲喜交集謹具酒饌用申虔告

受 誥祭告二代文

維弘治十二年歲次己未八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孫吏部左

侍郎寬敢昭告于二代考妣不肖遠藉先德垂休于身叨佐銓曹倏經三載伏蒙　恩例推及惟均乃於今晨獲受　誥命祖處士府君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祖妣韓氏贈淑人考諭德府君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宜人張氏太宜人王氏俱加贈淑人　誥詞煌煌竝蒙褒美追惟先德實克承當謹錄一通先備焚燎家祠塋墓自當轉行故妻宜人陳氏亦加贈淑人謹以酒饌同用告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雜文二十四首

吳越弔古賦

嗟予生兮好游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翛然逞兮不可畱緊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蹟兮逝去此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暉娛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俶世兮二國始霸而圖王隣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耻於夫椒兮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爲得計孰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兮匪獨嚭之與

負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殷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
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
得兮屈爲楚之臣虜雖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
悲夫花落兮故宮艸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麋鴳飛兮麋鹿來
恃強力兮爲國雖暫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
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逕荆蠻以讓國兮任
洚水以爲已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浴其膏澤瞻清
廟兮下車眞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句吳歸來吾鄉兮遵先
哲之坦途

答鬚文 幷序

姬仲子始冠有問以年數者對之未嘗不以爲詐一日覽鏡始
悉其然益其過在鬚也爲文以答之

噫吾語汝鬚人之一身五藏是俱惟腎之餘乃爲汝鬚汝鬚之
生種類亦殊兩頰曰髯口上曰髭叶汝居口下其垂如胡然汝
於人出必有候不少不老不先不後而獨何故即爲我有初焉
萋萋勃然滿口綢繆連紛紜雜揉其密如林其豐若部其直
如戟其蓬若帚既非清眉之睞目豈若鬢髮之在首不取人悅
徒增我醜見者稱呼率加以叟即告以年罔不曰否既駭生客
亦惑故友陌我於詐舍汝安咎彼其耳目口鼻各有所司天君
有命奉職無虧汝鬚之生則異於斯泰然而垂百無一爲且今
猶可逮寒暑幾易日月載馳汝將變黑爲白如抽繭絲感光景
之迅速適足以增老大之悲我不汝咎咎將安施言已忽見
有人緇衣玄裳頎然長身率衆而前稱鬚神曰我屬躁進敢爾
有犯適辱切責度不可賒脫容盡言九死何憾當夫張筵設几

賓客交互讓汝左席職我之故我何負於汝五達二岐步屨從
游讓汝一武緊我之由我何負於汝宜叔而伯而弟宜兄以有
我在孰輕汝稱我何負於汝汝今顧以區區老少之故咎我我
負汝耶汝負我耶且耳聽目視鼻嗅口食雖爲汝役實爲汝賊
嗜彼臭味眩於聲色蠱惑心志曾無紀極亦有人生不免襁褓
得見垂白歡欣絕倒凡我有言豈負斧藻和藥煎我而君臣義
篤煮粥燎我而兄弟情眞燃我於會食之際者即受人之嗔怒之輒張足以壯將帥之勇氣
撚之而斷足以役詩人之吟竟種以數莖而拜上相垂焉至帶
而位元臣梁我以藥既見詠於唐士纏我以帛尤足重於晉人
閣寺薰腐之除我即與之絕沙門寂滅之教我不與之親具此
群行汝豈弗知況我雖微亦汝親枝不敢毀傷古訓是遺我不
汝咎反我咎爲能削即削奚暇說詞少焉隱然不見仲子驚悟
靜言思之深自悔悞掀鬚一笑歡好如故

湯媼傳

媼之先金姓少昊之苗裔也夏禹治水功成別錫之氏世有從
革之德載周書洪範篇穆王時有金母寔生媼媼少遇爲燧人
氏之言者授以水火相濟之術善養氣能吐故納新延年不死
人異之晝竊觀其所爲塊處室中一腹枵然及暮惟飲湯數升
而已人因扣之曰媼何以壽對曰汝獨不聞冬日則飲湯之說
乎吾術止此他無以告子者因號曰湯媼媼爲人有器量能容
物其中無鈎距而緘默不世非世俗長舌婦人比性更恬淡貴
富家未嘗有足蹟獨喜孤寒士有召即往藜牀紙帳相與抵足
寢和氣藹然可掬唐有廣文先生知其名召之媼至謙抑居下

坐廣文揖而進媼曰足下雖冷官妾則婦人豈可與公比肩哉
廣文多其讓與語至夜半頹然就睡偶以足加其腹媼亦不怒
天明更與語傾倒殆盡自是廣文非媼寢不安席嘗曰和而不
流清而不激卑以自牧即之也溫惟媼能兼之以爲知言媼復
知醫思以濟世人謂其滿腔子皆春意也有貴介公子犯寒疾
獨臥別室迎致之媼初不欲往或曰此正媼行仁之秋也何以
拒爲不得已一行視其疾已在骨髓循其經絡起足厥陰曰是
非鐵石可加法宜用湯液從其言體溫溫自下起若飲薑桂附
子然及視其劑則其平日所飲者也公子奇其效欲留侍終身
諸姬患之相與讒於公子曰媼雖知醫然晝伏夜見蹤蹟叵測
其殆鬼物邪公子尚慎之媼聞而慍見曰吾平生號能容物至
是不覺使人熱中卒罵曰家世非寒族幸自溫飽無求於世若
輩粉白黛綠專以色媚人鬼物眞自謂吾見若輩之殺公子也
竟去及接他人終不失和氣公子亦遂疏之諸姬更進御未幾
疾復作竟死如媼言媼同時有夫人竹氏與媼每春秋時輒爲
人棄置相會嘿然無怨言歎曰人生出處各有時耳媼自周歷
漢唐至宋已二千餘歲人謂其猶處子也閱人雖多無可以當
意者聞涑水司馬公有清德欲依之公得媼恨晚家有侍妾不
一顧其夫人亦賢乃盛飾之以進卒揮去既而公拜相夜則思
天下事往往達旦不寢媼進曰公幸不棄處我布衾之下愧無
以報德惟公盡瘁事國貌日加瘠幸爲天下自愛公驚曰吾久
不聞媼言媼言甚愛我願卒聞媼之所以處世者媼曰昔在周
末猶及見老子教予曰汝惟知足知足不辱予謹受教以至今
日公悟曰媼殆謂我也即謝事退居於洛後薨朝廷因有溫國

之封嫗後壽益高雖云得異術要其先世從華之德所致不可誣也

端友傳

端友蓋春秋時衛人端木叔之裔端木叔好游莊周稱其維山川險阻無所不之者也嘗南游過五嶺至端州曰此吾性之所止也遂去木稱端端州即今肇慶是也歲久子孫分三族而巖居者差盛其人緣溪而漁多津而黑又其目或紺碧識者輒能辨之曰此端氏之良也歲時有司常選其族人貢獻上方其遺才自負甚重往往老死溪山間頃有人携其昆仲四輩北游都下句吳有成皿君者好古之士也方宦隱南宮一見契合延之上坐以爲吾取友天下未見其比遂定爲文字交它日東阜曰木生遇之曰是固端氏之良也吾識其資性已久特不知所以栽之耳因與之處加琢磨之功未幾皆有用北方知名士如燕頤者未能或之先也生笑曰此所謂成皿者其爲人外若峭厲而中實溫潤且不磷不緇有堅白之德君愛之與手足等曰吾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昔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吾志于尹者願終身結交因呼之曰端友而不名特作漆室郎之居閒無事數相與語其昆仲皆善臆對覺生人意勸輒更端馬一日主人將有文事召致之俄避席曰此非僕所獨能僕嘗識絳人陳玄因玄識中山毛頴會稽楮先生三人皆才士請與之俱其無所忌克如此主人好爲此君傳神或時率三人供事左右無不如意有以輓材進者楮輒引退獨端友舉止自如玄頴皆倚重焉初三人善弘農陶泓及見端友始知泓之麤疎也遂弃之後三人相繼衰謝而逝端友歸然獨存益其平日靜厚

有容而穎性銳楮質薄故壽不及玄雖知守黑之說顧好面攻人過竟亦短折幸端友能念舊故每求三人者之後而提挈之以故其功著於儒林不絕素患渴疾醫有井華者治之輒愈蓋知主人故鄉惠山有名泉嘗念曰吾安能往飲以解吾渴耶井華疑其侍人金注間之曰古謂以金注者殙願公勿行浸潤之譖可也乃用其治法如故其量固有容能含垢納汚然日必浴而去之有言其不及婁師德者曰吾既使其自乾矣不去人不謂我爲貪墨乎其廉潔又如此論者謂韓昌黎爲穎立傳如泓何人得牽聯書乃獨遺端友何耶或曰昌黎時端氏尚未顯故不知或曰端氏所居去潮陽甚邇昌黎嘗謫其地無不知之理或曰知之蓋端氏非其人不交交則文雅士彼胥史駔儈之流何敢望其面如韓云官府簿書市井錢貨必不屑記注此其遺而不錄歟其族人阮有才具多出用於世莫知其名今寓于成皿君曰鐘曰鼎曰黼曰黻匏翁曰歐陽子序端氏譜於端氏若有所不足而獨誇深溪歙氏爲尤良夫韓歐爲古今文章大家與端氏交最久猶不相知它尚何望哉惟眉山蘇長公以端氏出而歙之名文者始廢不用其人品高下至是若定雖然吾恐起韓歐之爭端也故嘗竊評之曰端氏比德於王有君子之道上也語曰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其歙氏之謂乎

鶴臞解

人與鳥皆物也然人貴而鳥賤今人以鳥名人人必咈然而怒者惡其以賤加貴也司馬徵謂龐士元曰鳳靈鳥也士元有隱德差可儗之而非餘人之所可及則人豈皆貴而鳥豈皆賤也哉爲鳳之匹者鶴而已易以載詩以詠春秋左氏以錄其匹鳳

也固然而浮丘伯相之有曰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甸其匹鳳也盍然矣故世亦有以鶴儗人者若晉人謂嵇紹如獨鶴之在雞群當紹時賤名檢而狹節信君子小人無以別白於世宜其有雞鶴之說也今吾師陳先生何乃亦以鶴臞自號耶盍先生生今之世可謂　聖人在上矣官于京師可謂翔于甸矣而復有取於鶴者豈眞以鶴之形類我之臞耶夫飢則臞飽則腴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先生居翰林有年矣俸有太倉之粟食有太官之膳何自而不飽則亦何自而不腴哉其必有說也盍事苟有樂于心則啜菽可以飽否則雖八珍雜陳于前將不下咽矣是故先生之臞寬能言之　朝廷清明百揆時叙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學者皆賢斯文有托先生一樂也不然不樂也不樂則不飽不飽則不腴此鶴臞所以自號也歟若夫肉食而無墨素飡而伴食其狀魁梧其腹瓠壺猶自嚶嚶君鶯泛泛若鳧附人若鞲上鷹攫食若道旁鳥豈先生所謂鶴臞也哉

己丑閏月十七日

己亥上京錄

成化十五年己亥三月十日丙寅予服闋上京諸親友送至無錫者是夜宿錫山驛河下丁卯與李應禎夏德乾訪陳考功朝用盛布政時望秦太守廷韶暨李舜明施以清諸君午飲時望宅遂同游惠山朝用置酒漪瀾堂飲已廷韶復邀過聽松菴觀竹茶爐爐有瓦杓亦舊物也予出新茶使主僧煑之火始然而湯已沸又爐內圬土甚薄而外不燥可異予有詩是日熱如五月戊辰至常州時應禎別往宜興矣以風逆復來會同德乾訪陸諭德廉伯飲其家已已應禎往宜興德乾別于犇牛庚午至

鎮江時行李舟自白塔何出約至瓜洲候于江口辛未雨癸酉與儒士唐惟敬將游金山適顏燈之主事自北來遂同往游子約表弟濟姪侍行入山主僧道亨飲第二泉歸坐其堂堂直長山僧請堂名因以翠凡名之于與燈之皆有詩甲戌渡江寓瓜洲曹氏之家雨丁丑至揚州晚飲沈時暘參議舟中已卯宿灣頭白塔舟始至夜至高郵暴風阻舟庚申會李僉都綱于孟城驛辛巳過寶應壬午至淮安會平江伯陳銳于都參將勝私第午後二公具酒送至移風牌晚至清江浦邵文敬貟外吳文盛主事來訪晚過文敬公署登寄亭止宿西軒是夜大風雨文敬有詩予次韻答之癸未題軒中題高彥敬山水卷長丈許奇蹟也夜始返舟乙酉渡淮宿崔鎮丙戌宿遷四月朔丁亥宿沙方淺戊子宿乾溝已丑過呂梁洪有詩庚寅至徐州辛卯大風晚始過洪有詩壬辰宿黃家埠癸巳宿丁沽頭甲午宿上沽頭乙未宿沛縣丙申雨大風宿沙河丁酉宿谷亭戊戌宿師家莊已亥至濟寧徐仲山方治泉山東出候于公館庚子飯洪天章主事畢與仲山同行謁關里午憩昌平驛道中有望嶧山觀泗河二詩昏至曲阜宿辛丑入孔林祇拜先聖墓次泗水侯墓次沂國公墓退息于駐蹕亭題名壁間而出南行經顏廟入謁已始至闕里謁先聖廟殿為金章宗建禮畢行聖公孔弘泰導觀先聖手植檜云檜嘗被焚此其孽爾大可三四圍旋文如繩廟中石刻自漢魏而下多不可徧讀乃升延賞堂見三氏學諸生行聖公邀飲其府自孔林至此予與仲山皆有詩晚抵寧陽宿仲山分司壬寅經汶上宿東平癸卯至安山時舟已行至此遂登舟仲山復送至上七級甲辰與仲山別宿魏家灣乙巳

宿臨清丙午經甲馬營林朝信御史以巡河至會于舟中宿鄭家口丁未宿德州戊申宿連窩已酉宿興濟庚戌宿沙河辛亥宿直沽壬子宿蔡村癸丑宿業村店甲寅乙卯大風黃沙蔽天泊和合驛河下五月朔丙辰至張家灣戊午入京城

為孟浩啓殯歛金疏

長洲孟浩宗遠出自名家遷居敝里歲在戊戌季夏二十日不意以一疾而卒家貧無子鍾殯歛之費亦假貸于人茲欲舉葬先壠而妻女纍然計無所出維昔宗遠數造高門輒蒙厚惠使仁心無間於存沒見義事能全其始終幸哉鄉閭於棺必也金重於豸聊持短疏乘致訃音賢人君子當有不俟予言而慨然者矣

為何令歛金疏

益聞惻隱之心發於入井之孺子感激之事見於結艸之老人豈因要譽而引手以援惟其報德而捐軀以亢斯言信矣於傳有之前樂會令何耕希尹久淹壁水羊五十而得官再涉鯨波歷萬里而赴任三年守俸一旦除名衆方惜其無辜身尚懼乎餘禍在縲紲而非罪事類治長有兄弟而若無憂如司馬弱僕叩圜扉而飲食哉絕貧妻寄南海而音書不通既乏緹縈孰為赴訴其事適同令伯兼無強近之親使無同生之仁人徒有庾死之惡日爰求實惠聊假空言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萬是為欲富平謹疏

張氏建樓上梁文

伏以叔孫必葺去舍如始至之時公子苟完后室無盡美之意逮數間之不足而重屋之肇興工省價廉或伐千竿之竹窮奢

極後可建五丈之旗風雨無憂星辰可摘惟勾吳故郡有張氏名家藏詩書以教後昆藝黍稷以給公上隱惟求志居必擇鄰胥吳當門慨吳相伍員於百世角頭接壤懷漢家四皓之一人猶嫌爲陸地行僊直欲作風塵表物厥既得卜方鳩僝功木既無脛而梓人得魯公輸亟豈有足而汚者爲王承福度量於崇卑之際斟酌平奢儉之間非方寸之木可高翼然百尺與萬間之廈絕異耶爾三楹燕雀高飛雲山不礙升天擬夫子之猶可及近市陋小人之得所求爰上梁輒陳藻句

拋梁東碧亙鱗鱗旭日紅千載吳王歌舞地休將高閣詑涵空

拋梁西人倚危闌望欲迷湖水一杯春更綠眼前惟覺洞庭低

拋梁南窗戶薰風細細含隔水分明開畫障高峰山色染晴嵐

拋梁北萬里君門瞻上國杜陵野老句偏工雲近蓬萊常五色

拋梁上舉首浮雲眞可抗始知韋杜詠長安去天尺五言非妄

拋梁下使者臨門空勸駕下方塵土怕沾衣不是山人索高價

伏願上梁之後脫蹟凡近游心高明蟬蛻汙濁之中鳳覽德輝而下登高作賦幸仲宣之少留懷古題詩服崔顥之寡和嘗心樂事游目騁懷

哀流民辭 并序

成化十六年九月不雨至于今年五月北方高亢旱乾尤甚野無麥苗赤地亘數千里流民就食者相枕藉死道上聞之可哀乃作哀流民辭曰

嗟爾流民何去其土而不顧也莫不有室家亦莫不有墳墓也民曰有之豈不知居此而安兮適彼而無所附奈遭歲之不易

兮迫死期於旦暮幸吳楚之小康兮將呿口而待哺聊假息于涸轍兮冀升水之活鮒慨千百以爲群兮相攜持而南下朝攬采乎鳧茨兮夕竄伏乎宿莽彷徨於河濟之壖兮又乏舟楫之可渡對洪波而長號兮殆餓死而交仆嗟爾流民兮一至此哉爾其何辜兮遘此天災納之溝中兮孰手而推召此旱暵兮其有自來將征歛之無藝兮奪私家之蓄積將貢獻之爭尚兮擬正供而誅責豈騋牝之蓄養兮爲軍興之未息抑瓴甋之摶埴兮緣土功而重役維有司之奔走兮曾赤子之不皇恤肆箠楚之強虣兮兼敗官而貪墨有一於此兮災實召之嗟爾流民兮愚尚有知

明聖如天兮居高聽卑舉獘事而悉改兮行慎擇乎有司闢言路而無塞兮來鰥寡之有辭今且蠲租兮已責勸分兮賑飢寧汲黯之矯制兮遣富弼而拯危爾尚少須臾死兮被漢詔之恩私

擬漢高帝求賢詔

詔曰賢人國之利器舍之非所以爲國也盛世君臣遺後事上率用此道若敷求哲人旁招俊乂是已屬者海內禍亂朕率豪傑平之藉天之靈卒成厥功然天下平之武勇非得賢者安利之奚由傳之無窮朕蚤夜思得其人而士大夫懲艾秦暴莫肯效用不我求之彼亦安肯即我耶其令郡國博訪草野苟有其人禮遣上道以稱朕惓惓之意

擬宋仁宗令天下州縣建學詔

朕惟古者政事修而治化隆人才用而風俗美所以致此者豈徒然哉粤稽庠序學校之制建於虞夏商周之日蓋欲聚學者誦詩書習禮樂養其德性明于倫理業成而用世道係之朕寤

寔先王思繼厥美而志勤道遠有年于茲乃者開天章閣召執政大臣給以筆札俾條陳當世急務可施行者僉以建學育才爲言朕嘉納之夫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士不於學校養之則雖有純明材茂之資學何由成然養得其地而教之非其人教之不得其人而取之非其法亦有司者之過也其令天下州縣故無學者皆建學務舉通經有道之士以教授之至於試士勿拘聲病以爲進退使學者得以騁其說焉夫建學立師以養人才於用之先更制革弊以求人才於用之際朕待學者之道亦至矣予大夫其何以副之布告天下明知朕意

丁未歲作同年會請帖

茲擇正月二十日作同年會者佳節再臨畢官假於中旬之末清朝共立聲私情於一日之閒僉謂故事之當修維其時矣強以薄勞而是效非曰能之掃門已自乎前朝燃燭尚宜乎此夜坐以敘齒而定固無所爭飲必盡量而休更須相勸詩歌既醉喜賓主之不分盟在久要期子終始不速而來聊代口陳餘期面教

記常熟曾氏

常熟曾汝翼自南雍來就教職作詩投予求見詩序有定靖後裔之語詢之蓋出宋公亮之後南渡後公亮四世孫懷事孝宗爲丞相賜地常熟子孫因家焉汝翼云公亮告身銷缺猶在吳思菴有跋語甚詳懷無一字存者家譜爲族人藏篋中埋于地久而發之上毀爛矣公亮與韓魏公同在政府其名已著懷位至丞相通鑑續編屢書之而宋史無傳不知何說也汝翼之父嘗任知縣家貧甚而汝翼且老今得桐廬訓導六月二日

記夢

癸亥歲以會典進呈將有　恩命二月二十夜夢一人竝立堂上一內臣從堂後出與揖若懽一帖子云查例何必多只一條足矣言畢即入時王濟之對立云已定乙丑日矣遂覺起視曆頭乙丑為二十八日大吉頗異之二十二日濟之邀飲為談其事至期早朝畢果　召吏部與　手敕行寬有禮部尚書之命始知凡事前定非人所能為也

先世事畧

先祖諱　生元末性醇謹謙厚口未嘗出惡言里中稱為善士三生畏法不入府縣門每戒家人閉門勿預外事故歷洪武之世鄉人多被謫徙或死于刑獨里殆空獨能保全無事至永樂間無疾而卒年六十有四

先祖母韓氏出宋韓王世忠之後王所居在蘇城南號韓家巷先祖母少時猶自故居出嫁性慈順當先祖沒時年已五十餘既除喪猶痛哭不已兩目遂盲撫教先父及鞠養長孫皆至成立

先父少孤且鮮兄弟遭家衰謝能自卓立以故居荒落稍從而西遂拓其家以大凡親戚舊有恩及他貧窶者率購屋俾居其旁更給以衣食甘嘗被侵虐者亦以德報之不計蓋平生惟務損已尤不能作偽故吳儒杜東原先生嘗作文贈之直書曰贈有德之士吳　序尤稱好禮如立祠堂置祭器必依古制及開家塾收書籍以教子姓等事里人視以為法而尊敬之者無間年七十七以寬恭甲科入翰林受封甫及二月不幸下世

先母張氏少歸先父以姑目旨奉事益謹撫前室之子尤有恩

意勤勞內助開拓產業傭奴千指衣食必均且贊成異事甚多親鄰賴之人稱女丈夫不幸早世凡受恩之家哭之如失慈母其賢行至今人能道之

先繼母王氏靜嘿安重內事悉倚諸婦怡然終日而已歸先父時父母既沒而家且在百里外歷四十年未嘗一歸年七十四而終以寬受　封及以　恩例蒙葬祭之典人以爲賢德之報也

亡妻陳氏爲吳中大家女家在閶門西號馬鋪陳氏少則端重諸姊妹不敢狎侮及歸寬和順明惠益守內則以生子屢失特爲置妾竟得二子而撫愛如已出至待其母尤厚嘗勸寬仕宦宜知止足至今憶其言而愧之

與潘典籍時用簡

昨奉雅意畧述先德非敢望采入　制詞但仗褒美以光泉壤庶知不失之誣耳亡妻事畧敢亦附上蓋大賢如考亭朱子與陳君舉書且復及此不訝幸甚李謝二先生處不再塵瀆乞知之草率不恭惟亮察不具

與謝祭酒鳴治簡

寬年既壯始獲登仕歷職三年以先人年高即乞歸省中道聞訃痛恨不勝惟先人以孤童自樹立純心厚德爲鄉閭所信服者無間當治葬時欲求名筆以發揚幽潛自念孤露餘生設若進秩　恩典尚有可冀乃敢忍死畧述數語納之壙中去歲忝以吏部秩滿遂蒙推及平生志願至是始遂今日益衰疲分當引去更無他圖惟南望先塋碑石未樹此心惻然倘一旦溘先朝露則先人之心之德無以垂示後人不孝之罪大矣伏惟執

事抱道退閒言出足以傳信而寬久辱知愛幸不斥絕如獲矜
察慨然允賜豈惟揚先人之美亦可以釋寬之罪也往歲王存
敬太守將以此託正以有待之故不果茲黃文選便敢終仰瀆
情事迫切不暇他叙所有先人行錄具在別楮惟是率易負譴
莫逃切望覽擇下慰私懇不宣

論西北備邊事宜狀

中國之與夷狄其貴賤之勢不敵審矣自漢唐宋之君苟求安
利身自降屈或和親或結盟或納幣其始也待彼愈厚其終也
侮我愈多益失其所以自貴而忘其所以為賤也絕是數者使
人知中外之勢截然如人畜之異其等者此則我　祖宗之
威也此則所以為　國朝也且漢唐宋之立國適當夷狄強盛
之秋雖為是降屈亦嘗有斬單于獲頡利擒鬼章之捷矣方今
夷狄極衰中國全盛以盛遇衰宜其有強無弱即不舉兵舉則
直取之可也何彼稍入剽掠當邊寄者出師之計未行濟師之
請已至宵旰憂慮遂勞　聖心則知能使中外之截然者果
出於　祖宗之威其卒不能使邊徼之晏然者乃由於將帥
之過然又安知彼今日之衰不為他日之盛此謀國者宜長顧
却慮而求一將之得也益洪武永樂之初武臣皆起自行伍身
經百戰功名富貴自我取之故其名實相副後世子孫承襲舊
勳坐享高爵固有不能彎弓跨馬者矣此其名實相戾無怪其
不能將也故將不難於擇而難於養擇是果無其人哉
特在於養之而已茲欲令公侯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
歲分番留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練習
陣法覽觀地形察軍士之勇怯究虜人之虛實邊事既熟人望

既歸一旦有事使之當虜必能戰勝攻取而所謂備邊之事足以付之矣故臣之論邊事必先及此然後乃敢爲之說夫立國必有土守土必有疆不當有者不可取所當有者不可棄是以漢武悔輪臺而終下哀痛之詔漢元罷珠崖而不失強大之國蓋古人之不勤遠畧如此　國家建都于燕邊方之險北則如人之有背東西則如人之有臂是皆要害之地雖尺寸不可以棄者固嘗設城堡置烽堠以嚴備之若夫西北一隅當黃河之曲沙漠以南獨無屏蔽東起榆林西至靈武曠然遼隔幾至千里寇來則爲苑囿居則爲營窟勢不能制至勞三面城守地分力弱嘗有不測之慮臣嘗考其地自漢唐之時皆爲中國所有河北則唐之三受降城河南則漢之朔方郡方張仁愿之築受降也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不從六旬而城竟成斥地三百里而遠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省億計夫休璟非不知兵事者使仁愿奪於其議則大功幾於無成後世無仁愿之將遂爲仁愿之舉是驅其人以飼虜也將遂棄其地以與之乎則恐瓶罍相關唇齒相附虜騎驅馳日蹙我地有不拘拘一河曲者其爲勞費益有甚焉聞之緣邊多可耕之地屯田之法雖已舉行然而地力則未盡地利則未收是人功之未至也宜益謫發有罪之徒召募無業之人往耕之專設農官數人經度其事待其歲入有餘官爲雜貯庶分饋運之勞以免罷敝之苦三四年後委積既充兵力既足有將才者既出來則可戰居則可攻候其空虛之時遂興版築之役縱不能如受降之城河北必當如朔方城河南亦可以扼虜之衝省三面城守之費也夫

种世衡范仲淹當西夏猖獗之日應敵不暇而青澗大順諸城
倏然而就此皆前代之可考者豈有今日而不可爲者平雖然
趙充國有云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以充國猶爲此言
區區臆說誠非至計特以 國家之事皆臣子所當盡心者故
一言之

奏請東宮講學疏

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臣吳寬等謹奏爲
東宮講學事臣等竝以菲才誤充講讀等官夙夜憂愧期少副
皇上簡任之意而職業不修廩祿虛費是臣等之罪也竊惟
東宮講學除大寒大暑之外止於春秋之時則是一歲之內不
過數月況當其時自清晨至於午前即止則是一日之內不過
數刻其間且有朔望節令及風雨又免

祖宗立法甚簡蓋
欲
聖子神孫可守而易行也臣等仰見 東宮殿下年漸長
成必益務學私心共喜以爲 皇朝之慶然自兩年以來間歇
既多及今秋月已深寒氣又逼恭候日久未臨講筵蓋禮人生
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誠欲離近習而親正人也此雖古之
庶民亦然況爲 天子之元子而有天下之責者故雖習讀
于中闈不若出就于外傅居 儲副之位遵 祖宗之法親
近儒臣講明治道不尤愈乎伏望 皇上特 諭 殿下早
臨講筵非但習讀經書知治道而有益亦惟接見臣下養 睿
性以無愆臣等不勝惓惓顒望之至爲此具本親賫謹具奏聞

問安疏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上以疾免朝是
日晚太監陳寬傳 旨因風寒感咳嗽欲要
調理一二日暫免視朝明日早文武大臣俱詣
左順門問安司禮監太監竝出告 上漸安又
明日諸司各
具疏再問

詹事府等衙門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吳寬等謹題爲問安事臣等恭聞　聖體偶爾違和暫免視朝及今漸就平復未覩　天顏實切瞻戀伏望　皇上倍加調理愈見痊安以慰臣下惓惓之情臣等不勝至願爲此具本親賫問安伏候　敕旨

乞恩致仕疏

詹事府掌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吳寬謹奏爲老病乞　恩致仕事臣惟士大夫年七十而致仕此古今之定制也臣今年已七十未敢遽有引退之意以取知止之名者自以身荷　厚恩尚圖報於萬一也但臣病痛在身不能勉強支持此鉛年五十六十亦當求退況七十爲致仕之時乎是以不免煩瀆　聖聰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緣臣素患下血之疾數日輒發精力久耗近交閏四月以來自腰以下軟弱無力不能舒伸已成痿病且兩足浮腫作痛難忍不能動履又爲濕病服藥無效終日僵臥在牀呻吟不絕蓋由血氣既衰百病自作是以平日眼昏頭眩手顫氣喘事多遺忘言多蹇澁一切老態未易悉數衰朽如此人皆見憐臣於前年兩次具本告老荷蒙恩旨勉留不勝感激今復二年年既益高病復益重苦楚萬狀實難度日伏望　皇上俯察下情非出矯詐　准令致仕以盡餘年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壟臣之感激又當何如爲此具本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十日進十二日奉

聖旨卿學行端謹譽望素著委任方隆豈宜引年遽求休致不允所辭

第二疏

謹奏爲老病陳情懇求致仕事臣因年及七十凡眼昏頭眩手顫氣喘等項老病日增近者又患腰軟不能舒伸足痛不能動履調治日久未得痊可自知衰朽難以支持於本月初十日已曾具本陳乞致仕非敢循引年之例實爲養病之謀也伏蒙
皇上不忍棄絕特見優容過爲褒奬之辭曲盡勉留之意臣雖愚昧敢忘 厚恩正當竭其駑鈍再效驅馳如古人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也然人於天下之事隨其才力大小皆可以強爲惟血氣既衰精力既耗加以病痛在身雖欲強爲自不可得如臣老病如此豈但不堪委任即如趨 朝之勞亦自不堪是以敢冒違 命之罪再陳籲 天之情誠出於不得已之故耳況值此荒歉之歲留此衰朽之人既妨賢路又費厚祿有損於時深爲可惜伏望 皇上改須 恩旨特遂私情 賜臣致仕早得還鄉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爲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閏四月廿六日進廿九日奉

第三疏

謹奏爲老病懇求致仕以彌災異事臣因年老有病不能支持二次進本求退荷蒙 聖旨褒奬勉留感激無已再蒙 遣太醫院官到家診視累用良藥又蒙 遣內臣 賜以酒米等物自念菲才當此 寵眷雖嘗力疾望 闕叩頭私心以爲倘得一旦痊可即當趨 朝陳謝再竭駑鈍以備驅策於萬一

但臣伏念老病如此固宜求退即今　天意示儆尤宜退避
不容自已蓋自去歲淮揚等府久旱飢民流亡已不忍言今歲
延及京師幷河間等府亦皆不雨尤爲可慮仰惟　皇上朝
夕憂勤以爲災由人興特　詔諸司革去弊政不事虛文
聖心及此即大舜所謂洚水儆予之心也在　廷之臣聞　命
恐懼以爲政由人舉用非其人則弊端不去莫不引咎自陳悉
蒙　聖旨勉留修省不肯棄絕臣竊思之凡求退者多年壯
而志氣方銳或年老而精力未衰尚能奮發以圖後效如臣既
年老加以病痛在身譬如朽木已無可用猶乃居位食祿全不
知止弊政之本實在於茲所謂上干和氣誠有如　聖諭者
伏望　皇上俯察愚悃不以一槩容留特許致仕還鄉非惟
下遂私情必然上回　天意自可以召和氣而消災異也爲
此具本再令家人吳復投進顒望懇切不勝恐懼之至謹具奏
聞伏候　敕旨五月十六日進十八日奉
聖旨災異示變正宜同加修省卿屢引疾已有旨不允其勉起
供職不必固辭

鮑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七

鮑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行狀述四首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陳君行狀

曾祖均錫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某氏贈

正一品夫人

祖孟玉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妣高氏繼翁

氏皆贈正一品夫人

父鑄封河南道監察御史母顧氏封孺人

貫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陳僎年四十五狀

君諱僎字汝翼其先汴人後徙家于吳自太保而上代有隱德

入 國朝有建昌丞者君之叔祖天瑞也天瑞仕猶未顯至君

之伯父少保僖敏公鎰始極貴僖敏方握臺印時門戶赫奕爲

吳中仕宦家第一其子姓尤盛君生長貴族居諸子中獨以問
學爲事從里師鄭鏐受周易晝夜講誦弗怠學既就緒郡邑將
援例薦手上適監察御史盧陵孫先生以提學至聞之曰是子
秀異當自取科第以世其家奈何憑藉氣力去作官耶屢其事
而從吏之學君感激奮勵益探索於經史諸書景泰元年應應
天府鄉試以第十四人薦司文衡者且錄其程文一通以傳四
方二年中禮部試遂登進士第觀政禮部五年拜南京河南道
監察御史階文林郎天順四年遷四川按察司僉事爲御史時
數斷疑獄嘗有墜馬死者家人指爲一人所殺其人被掠不勝
將自誣服君覆訊之察其有寃色廉得死者故與之有怨其家
緣此欲中傷之閱其尸果得墜死狀即日罷其獄行殿火民有
盜其一木者吏比例禁中物以法當斬君曰此固行殿也豈禁

中乎況所盜者煨燼之餘耳竟以減死論蓋君治獄必使人法
並行故屈抑者多所平反然至于怙終者則亦未嘗少貸也南
京龍江設提舉司掌鹽課官守商賈往往贓賄上官幸縱其姦
弊不問君實巡鹽一商從他人得君家書一紙轉致之冀識君
君曰吾家書顧令汝輩持來耶笞其人投書火中因痛繩其下
以法無幾姦人斂手不敢犯他日謁都御史軒公公曰君非焚
家書御史乎爲之稱歎四川僻在西南地雜蠻僚溪藏峒伏爲
患無時　朝廷亦既設備歲久人懈備弛賊日肆虐寇鈔城郭
殺縣長吏君至成都聞有警率民兵二千直抵長寧戎縣勦滅
而因以鎮撫之至則賊方聚衆數萬據嶮阻勢熾甚殆不可當
君曰賊勢如此而吾提孤軍入不測之地非計之得也乞師于
朝　上命同知都督府許貴將兵五萬擊之既破其寨君獨

挺身入巢穴追擒餘黨百人獲其馬牛器械無算被虜男女悉出之貴將移師君爲前驅列營大堰不解甲者兩月復破其寨四十餘俘獲益衆賊既平君建言蜀多小邑　國家止立令典然二人或以事去職一旦緩急顧使他官攝之誰與致力哉其內江南溪以下二十二縣宜置丞簿一人撫民而鳥蒙鳥撒東川芒部緣邊郡縣去京師尤遠吏至稍習夷情每三載輒考績去往返萬里動至累歲夷人得以乘間竊發宜通九載考之便又長寧戎琪與蠻聚鄰境而攻守缺人宜免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征戍及緣邊漢夷民夫鹽井遠運使專攻守可也他如欲補軍伍設關堡置器械諸事皆處之有法而爲慮遠事未及施行明年夾江之花溪賊再發右僉都御史陳公以君練習遣行君至激勵士卒號令嚴明賞罰必信人人爲用命遂大破其衆既而漢州德陽彰明以次平所至降者君釋不殺一以恩撫循之御史上其功未報蜀既無事君書守備策會議貴州還至敘南背岸峯江水湍悍舟觸石破遂及溺馬成化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年四十五娶周氏鄭府右長史璟之女封孺人子男四人曰淅曰沐曰沆曰沂女二人長許嫁朱穆次尚幼君爲人孝友慈愛伯兄蚤喪趣令其孤漢就學而常資給之初無子子仲兄之子淅既得三子而遇淅益厚其居官斤斤謹守尤以廉潔稱其行郡雖筆硯亦自持廩米稍餘遇郵驛衢路摧壞輒斥以善修之嘗督馬政江北歲滿瀕回同官或遺以畺三笏辭不受曰畺幸自足無煩相遺也其人媿歎君本貴富家子位既通顯以身許國其巡行邊徼出入行陳躍馬被甲毅然一介胄士功業著矣謂宜向大用而接武僖敏而卒至于此惜哉然君

之死不可謂非正命也當王事鞅掌時見綹髮小害縮首萎腰不宥出一指力者皆是君獨不顧前後奮力爲之雖至于死死而盡其道者也夫惟盡其道而死謂之正命豈不然哉卜是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吳山先墓之次將謁當代文章鉅公以圖其不朽寘其里人也謹爲之狀如此

天全先生徐公行狀

曾祖文貞祖子復考孟聲並前贈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

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丁氏並前贈武功伯夫人

貫直隸蘇州府吳縣鳳凰鄉集祥里徐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爲嬴姓國于夏殷周

六狀

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徐之先出伯翳爲嬴姓國于夏殷周世居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徐子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公之先皆樹德遭時沉晦連世不仕至孟聲甫生三子以其仲有異質始教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頴敏殊甚卓然出諸生上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公時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顧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顧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一土牀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顧菴爲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有　詔簡進士績學翰林

爲庶吉士數視列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久之一日　宣宗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親命之題試之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居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爲有用之學凡軍旅刑獄水利之類無不講求其法而一欲通之或曰公躐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　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　宣宗崩預修實錄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再遷侍講　英宗之世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爲外攘計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所以制禦北虜者殆無遺策　上嘉納之及已已之變京師戒嚴　朝議以文臣分守要害地錫之　璽書使行監察御史事而公得河南

公視　詔旨言于執政者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至則作鎮彰德民時聞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吏素所得民者從行旬日還其家就業者數萬人遂糾義旅爲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群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不籍其名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之用既而胡寇遁京師解嚴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二年充　經筵講官明年遷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吏七年績用弗成饟道既阻而役卒疲甚　朝廷不知所爲議舉可以治之者大臣乃以公應　詔遂擢公左僉都御史以行于時運河水涸舟楫不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皆歡呼以爲神水公乃謂其屬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彼數萬疲卒吾不能用

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虞其遣於一日衆且生亂因量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公乃乘小舟以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汶沿衛及沚循大河道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矣公因上疏言治水之策大意謂凡平水土其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又由豫而兖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澇則益旱則涸此漕運所爲阻者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爲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　制可之公因作制水之牐疏水之渠渠起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于大豬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水勢既平命其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而牐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其水既不東衝沙灣及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有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伯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于海蓋及三年而功成先是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

水患既治　國家至于今賴之歸奏　朝廷嘉其功陞左副都御史及　英宗之復位也以公有迎復功擢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與典內閣事未幾封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兼　華蓋殿大學士典內閣事如故追封三代如公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既感上知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　上亦才公數開納一時　寵遇既隆而曹石輩舊所與同功者始息而疾之矣會監察御史楊瑄糾曹石侵奪民田事　上既曲宥之而曹石以為公所使也遂以事中傷公下之獄賴　上之明出公參政廣東公去數日而曹石恨不釋必欲置之死地復以事誣公致之京獄苦訊三日竟無狀適　承天門災

感悟竟宥公為民金齒公至其地闢一室日惟玩易而已時有奏守臣胡姓者事詞連及公　上察其誣不問居三年上並念公特使還其家公既還杜門却掃入罕見其面及曹石相繼敗死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實地林屋洞天將為終焉之圖因自號天全居士　今上即位覃　恩海內　詔賜公章服閒居又九年以病不起實成化八年七月十五日也年六十六公為人精悍短小目光炯然其論古今事纚纚終日不倦而慷慨激烈音吐清亮聽者竦然其奉　命所至多所建白鎮彰德時問諸父老得岳武穆父祖之墓于湯陰因具牲醴祭之以作義旅之氣復奏請于　朝即其地建廟以祀武穆治水之餘行視鄉鄉魯間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六十頃之沒于官者且增置二十頃悉畀其嗣人以供祀事及既遭遇　先帝大見於用方將盡展所蘊以行其志未及半載而遭讒被逐矣公之

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說以至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古雅雄奇有唐宋大家風致晚歲文筆益老所著有史斷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娶蔡氏宋忠惠公襄之裔孫有賢行前封武功伯夫人子男一曰世良儒學生側室蘇氏出也女六人長適祝瓛次適王璉次適鄉貢進士蔣廷貴次適朱琇次二未行葬卜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在吳縣玉遮山之原寬與公居同里而生後於事行有未盡知間得之學士大夫與公之故舊者數事謹爲之狀以備執筆者采而書焉成化九年春正月戊申翰林院修撰承務郎里生吳寬謹狀

賀復恭行述

賀復恭先生諱承字宗振復恭其自號也其先世次邑里譜已不可考祖季昭始來自蜀居吳城之采蓮里遂爲吳人季昭生公宣有學行洪武中任常之江陰儒學訓導卒官大理評事娶錢氏里儒文則之女賢而知書生先生初大理官江陰時樂其風土因占籍焉既列官于　朝以沒未幾舉家相繼病死時先生生八年矣鬻然無所歸官以士籠送歸江陰依孫氏女兄女兄之姑素悍少恩數奴僕之先生年雖幼即自知奮厲乃復來吳中適舅氏鄭縣教諭孟書開講里中因留受業治舉子稍長有司以力役趣還江陰至則裸身無一金之資甘苦有人所不能堪者邑有薛伯潤氏獨愛之因妻以女而授以田廬先生雖日伍農夫而學業不廢宣德初　朝廷方急軍伍同知蘇州府張徽率以重法逼平民從軍先生有怨家以其嫌名於大理公者諷里胥誣之先生不勝掠掠卒誣服既而盡鬻其田廬兩詣京師陳冤狀事卒白猶隸蘇州衛終其身用是貧益甚時翰林

檢討陳怡菴先生方致政家居今參政祝公尚未仕兩家以親故相與衣食之稍獲濟而衛有撫軍黃姓者知先生闢館請教諸子及里之後生久之弟子行束脩以從游者日衆自奉既有餘而先生之子甫亦漸長乃悉以家事付之而專意於教授如是者餘三十年成化三年八月謂家人曰吾嘗以術推已生辰歲在亥當死今其時矣至是疾作其子煑藥以進輒揮去越兩月竟卒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先生爲人誠心不欺亦不疑人欺已嘗理田事所入不問多寡或爲家奴竊去亦不窮訊性介特寡交游雖婚姻家累歲不一至以嘗遭困阨故家且裕猶以儉約自持平生喜吟詠屬句對偶精切作字雖率然亦不苟配薛氏先七年卒子男二長即甫娶處士王用充氏之女次庸娶祭酒劉文恭公之女女一嫁諸煥孫男六慈恩息愈意應[illegible]

庠生女六曾孫男二牧收葬以明年戊子三月二十二日墓在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惟先生少則孤貧壯尤顛躓而能清修疆學以立其身亦可謂善處變者矣至其晚節雖獲康適而卒老死行伍則其善行亦何以自見於世於是有賴於世之大賢君子銘之表之誄之以發其潛而永其傳焉寬不文謹因甫之屬筆述其槩以請

亡兄原本行述

亡兄諱宗字原本姓吳氏世爲蘇之長洲人先修撰府君長子也府君初娶同里居氏生吾兄居氏方免身而沒賴祖母韓氏保護備至而繼母張安人更鞠之如已生迄長以大吾兄生而謹畏未嘗出門與里中兒嬉戲既入小學誦習顓勤不以風雨寒暑廢業年十七八先府君以少兄弟而家事方殷使分掌之

吾兄於事輒能治其治事左右簿籍雖一錢尺帛必謹記注久之出入歲月莫有能欺之者人以克家子稱之素寡交游倏酬應故或終歲不出里門里人至有不識其面者性復儉約室無妾媵之奉衣履敝必更浣濯補綴以服之尤好潔所居汛掃拂拭日數次不厭而至于皮置器物亦必有常處蓋其為人如此寬既竊科第仕於　朝鄉黨以為貴顯矣然吾兄自處如前日絕無驕侈氣人謂賢之成化乙未之秋寬得歸省而先府君不幸已棄諸孤兄弟相見抱持慟哭孰意明年而吾兄亦以病不起嗚呼哀哉蓋吾兄待人極和易終其身未嘗以惡聲加人故卒之日自繼母王安人而下哭之皆盡哀而傭奴輩亦有泣下者其生以永樂庚子八月五日卒以成化丙申八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七娶陸氏子男二曰奎曰裔裔習進士業女曰淑貞適夏靖先卒孫女一將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匹日葬于吳縣五都太平鄉花園山先塋謹述其事行請銘于仁人君子幸終哀而畀之

傳七首

牧野子傳

牧野子名觀字實用姓閻丘氏所居在吳城西少好文吟詠不以事廢家有田數頃牛數角奉二親暇輒牧于野或於牛背得詩則折竹簽而度之而叩角以自樂往來田畝間人見其所牧牛肥不與他牧者類也因問之法曰吾牧牛無他能也渴則飲之飢則飼之勞則體之寒作宮以禦之燥鑿池以浮之飼之飲之體之禦之浮之而不飢不渴不勞不寒不燥也故欲左左欲右右唯吾是指而鞭箠不足用驅之耕則深而功倍輟耕則或

飲或食或臥或立或奔或馴或鳴或舐而各適其適自不知其肥也吾牧牛以此聞者曰此善牧也因以牧野子稱之更以自號云或曰牧野子負才具少出即有獲其官辭公卿大夫之榮名而甘受牧野子稱邪殆有說也蓋牧野子生四十年尚無子而古有牧犢子者七十無妻無子與無妻等耳牧野子者自傷與之同歟或曰牧野子與牧犢子不同也牧犢子無妻是自棄其子牧野子固有妻而牟又不與之若安知其終不有子其不然也審矣殆將出而相君成業如古百里奚者牧野所以擬之歟牧野子皆不聽方驅牛於野作歌曰朝登於崗兮夕降于阿我牧我牛兮靡知其他載歌載謳牛兮餘非所知歌竟而去贊曰牧野子之為人不足疑也觀其作歌之意蓋安於牧而無外慕者也又其言足為為民牧者法使民牧者得若人而用之則民庶幾其理豈不誠然良民牧哉顧今之牧民者反以厲民曾牧野子之不如此牧野子傳所由立也

周義士傳

義士諱縉字伯紳湖廣武昌人也曾祖壽元翰林直學士祖福五餘杭縣尹父仲彰不仕義士生五歲喪母業氏賴繼母翟氏撫教稍長游縣學累試于鄉不偶以歲貢入貲監初試事已有廉謹名時戶部委勘天下錢穀所遣幾千輩歸報多失實坐贓罪者什八九義士獨免初授永清縣典史居官廉謹益甚歲餘攝縣事方境內多盜捕治有法不濫及平民一縣皆安是歲旱蝗不為災俄而兵起　藩府一時守令相率迎降永清地尤比近義士極力為拒守計顧其民寡弱相率逃散則自度不能有

爲佩印南奔將他圖焉道聞繼母之喪還家以禮葬畢乃糾義旅爲勤王舉戰纔戎罷數日畏去匿編氓間已而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義士自分必死慷慨就行至則　朝廷終義其志特下之獄久之謫戍興州益從輕典也居數年以其子代還屏蹟田園怡然自得後年八十而終孫源以監察御史擢知揚州賢而有惠政著循吏稱蓋義士之澤云論曰史家有言臣各爲其主用漢高所以不殺季布仁義之道蓋兩得之觀周義士事其殆類此夫王原采周是修輩賴名公述作其事昭然在人有如義士誰知之者於是揚州以其平生授予則其大節在此乃取以爲傳既以表義士之志且愧世之爲丁公而幸免者

莫處士傳

處士諱撝字遜仲號順菴其先爲湖州莫氏後徙吳江之綺川宋有諱子文者登寶慶二年王會龍牓進士知廣德軍生若昌嘉興錄事參軍又五世諱湜號芝翁嘗以耆德召見高皇帝參大臣議事生三子長禧次禮累官至戶部侍郎次祺處士禧之仲子也生當　國初適　朝廷方用重典御世俄逮其父子竝繫詔獄處士時年十一耳日夜悲痛願以身代父死理官試加脅誘語無反覆遂釋其父而獨繫之父更稱冤闕下竟致瘐死事始已時莫氏以貲產甲邑中所與通婚姻皆極一時富家處士竊獨憂之每指同姓隸洱海衛者一人曰是吾族也人莫測其意後黨禍起芝翁與其子侍郎公相繼死于法餘謫戍幽閉一家無能免者而處士卒以嘗附尺籍免人始謂其智其兄完伯與其妻亦前以家禍病死矣有遺孤二皆在襁褓

間所以保護者甚至乃復變姓名潛入都下竊其父祖遺骸歸
葬于鄉蓋冒法禁幾死者數矣迨巳卯改元家人並蒙 恩宥
歸而故居蕩然無遺處士身任勞苦再造其家字孤鄰寡恩意
備至痛念先世輒潸然淚下仍却酒肉不御者數年處士為人
沉重寡言笑中有謀畧而寬厚能容不見涯涘里有葛琬者勇
而酗酒嘗疚處士臂諸子執之將送于官處士曰此其人何足
與較者釋其縛遣去琬惡益甚鄉人患之爭陳其殺人狀于郡
郡守況公下里中使證其事處士語人曰所言琬殺一家三人
蓋偶溺水死耳奚足罪琬聞之于獄中仰天號哭曰吾負莫長
者矣後琬竟論死則聞諸子有力焉者為憮然不樂者累日富
人沈文度莫之姻家也有女許嫁[illegible]劉氏巳而文度坐事死
家謫戍邊處士為收養其女于家或以劉道遠不復娶更來聘
之不許卒備資裝適之劉視若巳女然馬華者與莫為鄰舉家
死疫遺一子纔數歲人畏其疾弗之顧處士亦收養之至壯大
每遇節序更給酒肉與之使祭其先其厚德多此類不能盡錄
也處士少時嘗語其翁曰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以贍族歲入租
僅八百斛耳今吾家數倍于此獨不能為之乎翁深然之而遭
家故願弗之遂平生以為恨其治家嚴而有法事必于古禮而
行凡世俗淫祀一切屏絕其尤所惡者釋道巫祝尼媼之類少
從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游故聞見甚博而尤好讀史能歷論
古今事雖老見格言大訓猶手自抄錄平生動息起居悉有筆
記歲久積成大冊下筆為詞章語多可誦其年七十七而卒前
卒精爽不亂口占三詩平生履歷亦畧可見於是親友追思其
賢援古易名例私謚曰貞孝而配以先生稱之處士娶沈氏袁

州太守昌三之女有賢行子男曰震登進士第由嘉魚海鹽二縣令陞建寧通判延平同知廉介端方不能與時俯仰凡秩滿始一遷官今復歸老矣女二人長適雲南參議趙忠次適士人沈滋孫男二旦由鄉貢進士授新昌訓導有文學次昊曾孫男女各一史官吳寬曰吳自唐以來號稱繁雄延及五代錢氏跨有浙東西之地國俗奢靡用度不足則益賦于民不勝其困宋興錢氏納土賴其臣湛其籍于水更定賦法休養生息至于有元極矣民既習見故俗而元政更弛賦更簿得以其利自私服食宮室僭擬踰制卒之徒足以資寇兵而已

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戢削殆盡所以鑒往獎而矯之也然聞之長老言莫氏在當時尚謹禮法而檠及之幸而得處士者用智全身以保有子孫繼取科第登仕宦孰非處士一人啓之追數當時同被黨禍者其終何如然則若處士者子孫雖百世祀之可也

徐南溪傳

南溪徐公諱訥字敏叔南溪其自號也世為蘇之常熟人高祖珵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曾祖恢祖豪邁不仕至正間傾貲集鄉兵禦亂居民賴之祖伯皐公孟明皆有隱操母鄒氏徐之先居邑之邵墅至恢祖始遷漁溆後復避亂干外及孟明之世還而田廬蕩然矣於是公生亦壯不自安逸率其僮奴服勞農事家用再起以治家非禮衣食雖足祗益爭爾若江陰巖志道同邑計蒙正皆閉於禮者相與為友事多講而行之閨門之內嚴而有法凡釋道巫覡一切屏絕特采江州陳氏臨川陸氏浦江鄭氏家範之可行者合百七十餘條為一編又取古之同居

者爲集都御史思菴吳公修撰止菴張公序其首以示子孫俾世守之又作堂曰崇禮每旦夫婦同坐堂上子孫及諸婦序立堂下拜訖公大聲曰毋聽婦言皆應曰諾復令少者讀孝弟事實數章而後退如是者益四十餘年子孫受教無敢違者公以儉德聞于鄉服止絁布每曰一錦綺之費至米數石省之可濟十餘家之飢奈何弗惜今都御史恪其季子也幼嘗服綾赤怒之良久乃已婦有歸寧者或服織金曰服是勿入吾門入則當火其衣于庭如范文正公家也其儉如此客至無不延款然行酒有節人信其儉不爲異或迂議之者故薦公長鄉賦以困之民更服其公正而事率集日大理少卿熊公槩巡察江南一時豪民翦除殆盡獨識公稠人中詢以民事公應對合宜甚見稱奬平生義舉視力所及即爲之當歲飢鄰里告于公顧所藏不足遣人糴麥江北得六百石悉就舟次散給他如發廩假貸不收其息者時有之不足紀至于貧家婚喪及生產急難所以周給之者不可悉數量尤有容豪猾或誣以重法者事雖竟白然人以爲深讎公當不能忘也思菴吳公特書唐婁文貞公贊遺以諷之公即刻諸齋壁終身不復校自少好學迨老猶喜讀史上下數千年事與人評論如指諸掌正統己巳享年七十四而終初以恪仕贈徵仕郎工科給事中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周氏及側室張氏俱贈淑人子男八慎愷悌懷愔懌悛恪慎愷懷俱義官愔由鄉貢歷古田長寧知縣恪登進士第歷工科給事中湖廣左參議河南右參政左右布政使至右副都御史孫二十一人曾孫四十二人玄孫[redacted]人

論曰世謂吳俗侈靡觀于徐公之爲人豈信然哉益其持身以

勤儉實有魏唐遺民之流風治家以禮義又若齊魯諸儒之質行其意蓋欲舉三代而還之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壯哉海虞將百倍于此宜其有人如公也惟其隱處不仕其法止傳於子孫其惠止及於鄉里不能盡酬其志是以君子惜之然公有子奉　命恕撫政澤所被何啻千里竟以直道自信不容於時賴　天子保全之而功名益顯蓋公之教云

許孝子傳

孝子名坪字時正姓許氏婺之東陽名家也孝子生則知孝稍長其父光令從師遠方習舉子業以母時方病癇辭曰母病兒可去左右耶即去歸寸已亂學果能成耶父嘉其意歸已凡母病發孝子輒抱持流涕見醫藥弗效則籲天願以身代母疾竟減及以壽終居喪哀毀骨立以父在恐傷生為強進食飲或力

其父一夕以中風卒痛恨不及醫禱號哭擗踊絕而復蘇為不食者累日及食悉却滋味既葬廬于墓墓林木茂密周匝數里多猛獸穴其中孝子攀木悲號入夜不絕聲親知勸之曰子固孝其如遺體何始日一往哭之至遇父母忌日猶哀如初喪故郡中皆稱孝子孝子平生不獨為孝其義事尚多不及載云史官吳寬曰東陽許氏予嘗知其家世在晉有孜既以孝稱至宋有瓊復以節著元則有大有業儒而隱今復得孝子何許氏之世有人也孝子從弟故鄉貢進士埙予皆識之獨未識孝子其友大學生馬逢原特為予談其孝行乃筆而為傳蓋予之職業在此至于他日行旌表之令則有司之事非予所能及也

僅齋居士傳

僅齋居士長洲人姓吳氏名瑾字元壁僅齋其自號也大父曰

文質永樂間為浙之樂清令循良篤厚人稱古君子居士少稟
高資超軼不群從師講業未畢其說而意已解為文初習場屋
體及讀漢唐人制作曰文當如是落筆語即不俗游郡學有聲
視前輩瞠若不顧提學使者較藝必居上第鼎鼐舉于鄉不偶
歎曰此非有司之過也吾業高而不熟耳郡中歲當貢一人于
禮部居士強就例曰吾乃為貢士耶入太學名益起成化初順
天府行鄉舉竟中選再從禮部試復不偶久之謁銓曹得黃州
通判今南京工部侍郎海虞徐公參議湖廣知其名索其文數
篇置行囊中遇好文者輒出示之於是滿泉官皆待之加等初
授通判人謂其職治田賦非所施士所宜至則益事事民見其
不苛刻更感之賦久卒以時居三年言於上司曰某不願仕矣
飄然東歸買宅閶門西市中即其後築別業曰為溪園之樂客
至或不冠帶曰吾已棄官矣幸恕我蓄古器物數種時出以娛
客或扁舟出訪故舊歲不一輕造郡縣門人以是高之居士為
人簡易直率言無隱情與人辨論必大叫見拘拘訖前者不欲
與語曰吾性不耐是也或有過面斥之衆知其無他亦不怒也
在黃州時遣人拾江中石子百枚遺予予曰此蘇長公故事也
作長句謝之往歲予還吳中居士與信陽守施君煥伯同過予
相見道舊事皆瞞然以老居士曰君知我者能為我傳其平生
乎予曰若能以古銅卣潤筆當如命曰吾儕無身後名卣不可
無蓋居士素惜此物予故調之耳及是其子建亦取鄉舉就試
春闈道其父意意此吾故人也安忍負之

贊曰孔子思奮之狂士而謂鄉原為德之賊所謂狂士孟子以
琴張曾皙牧皮當之三子蓋孔子之所思若鄉原則原壤之流

乃所惡者也居士其爲琴張曾晳牧皮歟其原壤歟必有能辯之者夫年未六十輕棄其官如棄幣帚焉即此賢於今之人遠甚此固不待辯者他尚何論哉

蕭節婦傳

蕭節婦者諱靜專越之會稽人也其父曰胡季舟先生母曰董氏節婦生而端重婉嫕敬共女事父母愛之嘗曰生子何必男有如靜專者可使去左右耶乃爲擇贅壻得里士蕭貴貴字用和故蘇之長洲人先世以仕宦居越爲人賢而志學與節婦處甚宜居歲餘季舟先生方分教松江以公事如京師未至百里有盜掠其衣裝用和適侍行遘病未愈加之驚悸遂卒節婦既得凶問慟哭連日夜意不欲生其父母曰汝不識吾不汝遠行意耶今汝縱爲良人死獨不爲父母計耶節婦感其言而止當是時節婦年甫十八生子纔六月耳即誓曰吾當上奉父母下爲蕭氏守此兒遂屏膏沐躬布素泊然閨中人莫見其面後季舟移教蘇學滿任謂蘇爲蕭氏故土也携節婦與其子居之及子既長節婦日督之學以成父志遣入鄉校爲弟子員蓋久而成名即今聊城教諭綬也綬先爲靈寶訓導節婦享其祿養者已十年今年七十康彊無恙人以爲天道之報其節云　史官曰節婦之失其夫年則少矣而其一節至于五十餘年之久志則堅矣然而　朝廷屢下旌門之令獨於節婦遺之此豈非有司者之過耶以是推之吾知窮鄉僻壤如節婦之爲人而遺之者多矣雖然旌門所以勸于一時而傳其事可以垂之後世吾恐人以有司者之責責史氏也故特書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八

傳四首

侍郎黃公傳

公諱孔昭字世顯姓黃氏唐末有諱緒者爲昭武鎮都監避亂自閩中徙家台之黃巖後其地割爲太平故今爲太平人所居洞山更數世族益大人稱洞黃曰與莊有善行生禮遜號松塢尤遂于學以剛介好古閒鄉里禮遜生瑜兵部職方主事賢名甚著生公二世竝以公貴贈南京工部右侍郎公年十四遭艱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葬哀毀骨立人已謂黃氏有子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泳知其賢舉爲松溪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舉薦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及入邑學家貧乏資給而學

益力遂中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屯田主事同官有貪污廢事者與公不合以計擠之無所得而公之名因起其人既被黜公獨署司事事悉舉而宿弊盡革時適議 慈懿太后山陵公憤其事曰治葬吾職也亟奏疏將上而 朝廷竟從衆議乃已尋擢都水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公賢而工官非宜特奏改文選 命下皆以爲宜後擢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于天官卿用之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退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凡在文選者十五年擢通政司右通政專清武職貼黃又三年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時工役不息屢假私錢以給材用歲久多所逋負公至以提舉等司隙地皆爲豪強侵占奏復之以收其利公署毀于火且重建一新方漸革諸弊一如屯田時而公俄以疾卒矣享年六十四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郤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然終不言其人其處公事必盡其力非特無私而已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至待宗族獨不計惜嘗以舊居悉讓其弟以女弟貧乏斥俸令養之凡親友患難疾病必扶植乃已尤不安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鵬舉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

鶚既沒念其子孱弱爲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奉　詔得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璧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葢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爲得人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輙手一冊日求古書多自校正更輯鄉里前輩文詞爲赤城論諫錄幷赤城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娶淑人蔡氏生子三俌工部營繕主事居官有父風次挺佐皆早卒孫五紹繹綰約紒既卒朝廷遣官祭葬如卹典而綰以例爲國子生寬幸交公營繕君因以公平生爲託乃撰次如右而復論之曰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葢兼六卿之事無所不掌者也後世特以選舉爲務其屬分任于下爲部凡四其職可謂專矣而文選尤爲要秩使其人不賢雖有賢太宰不能獨治百官由之不得其人此其所以爲要也昔毛价仕魏爲東曹椽所舉皆清正之事能以儉率人一時士皆以廉節自厲今觀公之爲人葢亦近之後雖超遷惜其卒以工官而去雖有知者薦爲已助而竟不用是可歎也夫价仕非其時君子惜之予聞正統間黃巖有李茂弘考功靜退有守君子人也其名至今不衰公嘗慕而稱之以追其遺風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是之謂歟然則公之子孫視此其能嗣公也哉

布政使陳公傳

公諱選字士賢姓陳氏台之臨海人也其先出東陽爲宋國子司業左輔之後元初徙僊居再徙臨海曾祖濬圭祖泰生贈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父貟韜爲御史出巡福建活沙寇脅從者數萬人表然有名卒官福建右布政使後贈正奉大夫正治

上卿娶夫人金氏以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生公于台之文肅坊故第公少則沉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鄉先生陳侖憲璲游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弊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平雅若不以詞尚而理致深密讀之有味識者已知其為德者之言也景泰元年以禮經中浙江鄉試天順四年會試第一人遂登進士第初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才識已著凡大獄當議者都御史必咨以取平出巡江西風紀大振雖不以刑法立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俄屬蠻流劫贛之龍南督兵勦捕遂平之歲滿還　朝適

憲宗嗣位向用言官益思獻納時有詞臣二人嘗被謫調者將謀復用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甚剴切竟沮其謀他所彈劾者尚多其人自是直名聞天下然亦為人所忌矣乃始出提學南畿至則以學者不務實行而競為浮華之文以取科第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至竟日不施朴刑第其文必以理勝為主月先令讀小學書暇輒習冠祭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或有過被責一言深自愧赧若無所容諭者謂自廬陵孫先生之後繼之者公而已秩滿擢河南按察司副使初治軍政　朝廷以公提學之善也復以命公公為教大率如前日而充養益深中州學者皆自以為得師其氣象加宏裕矣凡八年遷按察使父老素知公賢及是至自外郡皆焚香迎拜道旁曰我輩有福矣公既視事首釋繫囚為立約而去諸宿獘一切罷革專以簡易為治吏卒斂手雖同官亦竦然謹畏未幾聞繼母沈夫人喪士民爭泣送城外去而益思之有為肖象立祠者服除赴吏部特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公念廣民

疲困爲除徭役罷和買備賑濟皆爲惠養計數辨冤獄閩人賴
克壽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爲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坐以通
番罪其人以苦訊誣服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等十九人被誣
爲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畏貴倖中官有弟冒爲武職者逼
娶寡婦爲奪還之於是又有提督市舶司者倚進貢爲奸利役
戶苦於供需特爲奏減三十人其後番人馬力麻與海商私通
販易詭稱蘇門答剌國使臣市舶利其貨不問公發其僞謂如
不得已姑納其方物嘉其人即此賞勞庶免緣途供饋亦絕其
後私通之弊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怕六灣自甘州以獅子入
貢將取廣南浮海還國云欲從滿剌加更市獅子公言此獸何
用於世彼西域賈胡爲圖利耳使隨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
國體所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減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
每爲沮抑怨益深乃誣奏公他事勘問者求事實不得必欲文
致以罪竟逮公赴京廣人數萬號泣擁留之公行至南昌以病
卒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八故人張翰林廷
祥爲治歛具而歸其喪于家士大夫聞而悲之公立志以古聖
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因以克菴
自號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爲力行之助而
寤寐儒先特取宋史道學傳刻印以傳學者平生言若不出諸
口視所當爲者勇於爲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
恕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既貴顯燕會惟服
素人故衣帶客至見罷疏食懽然無愧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
蕭然羊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
寒士所不及者元配王氏贈淑儒人繼張氏皆有婦德子男四曰

藩曰翼皆早卒曰戴曰慮二女孫男一女一戴賢而有父風初公倣范文正公置田百四十畝以充祀先周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遺貲舉田還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凡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多廢此乎人謂公有子公沒之明年　今天子改元弘治庶政一新工部主事莆田林沂爲公理前事上言陳某清介正直有古人之節居官力爲　朝廷布宣德澤惟恐不至天下想望其風采輩其大用乃爲小人誣陷以死當爲昭雪下大臣議咸以沂言是宜褒其官俾其家禮葬之爲人臣激勸賴　天子明聖即　詔有司如所議行公之葬其知友祭酒謝公既爲銘而工部侍郎黃公復爲行述足以傳世矣寬念自爲諸生辱公知愛今幸承乏史氏可無紀載乃謹爲公傳以歸于藏于家云

贊曰昔之大儒以道學名其學必適於用始晦菴朱子尤可考見觀其撫民之方摩上之道攻邪之論處變之才確然可法蓋必如是而後謂之道學也然當其時小人猶以僞學指目況後世乎夫後世迂腐矯誕之徒乃直貌其人顧以道學自處其誰許之如陳公之學適於用者如此頗其所立有過人者雖不以道學名而君子則自許之若其憧讒謗遭禍患古之聖賢所不能免於公乎何損然則有感於世道者雖爲公釋然可也

倪文毅公家傳

公諱岳字舜咨姓倪氏其先從宋南渡家于錢塘　國初詔徙江浙諸省民實京師公之高祖啓在徙中故今爲上元人自啓以下三世皆未顯至公之父謙在　英宗之世始以進士及第入翰林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

奉 命祀北嶽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寤而生子文僖以為嶽神所感也因名其子曰岳即公公生而環顧迥異常兒性更孝姚夫人沒時年甫七歲居喪哀而盡禮甲客歎異幼即知向學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文僖以翰林學士順天府鄉試為怨家中傷謫戍宣府公從行患難中學業益勤既長文僖擇日筮賓為行冠禮邊人環觀歎羨自是習行之天順壬午以宣府學生鄉試中式甲申登進士第年二十一選為庶吉士續學翰林預修

英宗實錄成加俸一級先是文僖用詔恩復學士一時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榮後文僖擢南京禮部侍郎致仕家居公乞歸省因過錢塘展墓還任乙未秩滿進

侍讀明年選充 經筵講官於是文僖再起為尚書仍以疾致仕公再乞歸侍竟遭喪服除還任適 今上為 皇太子講學於宮詔輯文華大訓內閣大臣首以公名上壬寅書成進學士甲辰充 春宮講讀官丙午擢禮部右侍郎仍 命經筵進講弘治戊申為 今上即位改元之歲進左侍郎癸丑拜尚書丙辰俄加太子少保改南京吏部尚書兼太子少保如故公狀貌岸目光炯炯神資明睿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每進講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擬之范祖禹目始有大用意及在禮部遇事如素習無難易即治累遇行大禮凡載於儀注者既多贊相合禮若 國朝自 德祖以下

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　神主將升祔於制當祧
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　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
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
至　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
祧　懿祖一廟宜於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
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
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　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
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皋頌閟
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
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旁別立廟
歲時祭享悉如　奉先殿之儀知禮者皆以其言為然奏上
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時　今上初元慨然欲新庶
政公與同官協心輔政首革淫祠正神號將舉宿弊盡除之建
言者因及孔廟從祀諸賢亦宜改正公言漢儒專門六經轉相
傳授煨燼之餘賴以不墜其間諸儒立身不無可議能傳經之
功自不可泯故自唐以來列于從祀彼七十子名字載於遷史
已久又何必以區區臆見追論於千百年之後哉遂格不行未
幾尚書耿公自南京召至適以災異求言公偕上七事又以八
事繼之大率勸　上躬節儉以先天下言今天下奢靡成俗
財賈民窮惟從所好而已且天下之土地有恨而　宗室之分
封益增百年後又將何以處之宜以時減殺又近歲額外設官

頗濫凡所供給皆出於民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革公嘗以所當言者尚多不能專主為恨及拜尚書適京師有大雨雹之變即上言天之告　陛下至矣恭蓋變不虛生宜深求其故以回天意可也又勸　上勤講學開言路黜奸貪進忠直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蠲感世以異術售不宜復召而來賈胡邀利以夷獸進宜卻而去故事四方奉報災異多不能數奏惟歲終一上至公次其日月先後援引經史為證言甚懇至欲　上下同加修省不事虛文　上嘉納之尤嚴度僧道之禁以為近世弊事莫甚於此有言及者輒闢之既以政事為己任士大夫爭推重其才然所以取怨於人者亦多矣在南京吏部奉詔考覈諸司人服其公明無異議者以災異疊見率諸公卿條奏二十事如法　祖宗謹好尚恤軍民選將帥積邊儲等事皆切於時後復以　清寧宮災再以二十八事上　詔皆下諸司看詳行之公既有才具部事益簡人以為不足為竟改任自永樂間遷都于北每以武臣一人有重望者鎮後而以兵部尚書共事故其責任視他部為重人以公為宜一時武備修舉軍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蓋都肅然於是　上知公果可大用始有吏部之　命公居常則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若諸末務不喜紛更見影退歸私第若無事者當廷議凡軍民利病能究知其故正色侃侃言之衆亦惟公一言而定天下想望其風采方以吏部得人賀而公以疾不起矣年五十八疾革昏憒口喃喃猶及禦虜事益時邊報方急也索筆作書惟及朝政其殉國之心至死不已自幼事其父與繼母郭夫

人能盡子道友愛諸弟不以異母間其恩意諸弟亦謹事之至于親戚故舊所以周卹之者尤至平生馭下雖嚴然未嘗妄笞辱一人故人望其外若不可親其中心實厚也卒之日人莫不痛惜之　上聞訃震悼特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毅公娶盧氏生一子夭繼娶袁氏無子以弟阜之子霦爲後霦蒙　恩授中書舍人三弟阜登進士第今爲工部郎中山[redacted]澤中書舍人寬與公同朝三十年同在翰林同待　眷宮頗知公乃因阜等之請爲傳其平生藏于家

論曰　國朝罷中書省專任六部治政事　聖謨深遠超出前古當時尤慎簡六部之長欲其練習庶務俾三歲更迭爲之後既不行有缺止於轉遷而已百餘年來政事舉息則存乎其人若其間或稍自振迅無輒相顧而驚以爲立異故東漢時任位者多清碓謹畏循常襲故之人其弊必至取媚於時如胡伯始而後已如文毅公爲人挺然任事不少還忌其亦有大臣之風者哉

白康敏公家傳

公諱昂字廷儀姓白氏常之武進人也少入縣學學業精敏出同輩景泰丙子中鄉試明年天順丁丑遂登進士第年始二十三耳時　英宗初復位更新庶政重言官之選明年擢公南京禮科給事中南京六科官不備設其選尤重公初受職已有才名俄丁家艱甲申服滿改刑科成化戊子轉左給事中辛卯進都給事中皆刑科公以言責自任南京戶部尚書張鳳不法公劾奏鳳爲大臣不加之罪何以示戒有　旨械至京已而釋之鳳雖幸免而一時多公直

經筵輟講公上言帝堯不以洪水之災而不明峻德太王不以
昆夷之侵而自殞厥問今日正　皇上講學以爲修德之助
之時不宜厭安以隳　聖德他日有黃霧之異又上言六事
皆當世要務其九切者曰謹命令以全大信謂　陛下即位
嘗　詔罷貢獻矣而貢獻者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者自如
嘗禁權豪不得中盬矣勢要不得求地矣京城內外不得創造
寺觀矣而皆不爲衰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可也監
察御史謝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公率同列救之謂文祥所
言雖狂妄然爲御史非出位而言且其心無他宜含容之以開
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其餘獻納者尚多然公務持重不屑屑
以小事論至于事干刑獄者得以參駁亦不瑣瑣摘抉人小疵
故人皆稱公知大體而名益起壬辰擢應天府丞京民苦差徭
繁重多破家公至適署掌府事爲定役法人稱均平至今用其
法不變乙未擢南京大理寺少卿辛丑進南京都察院左僉都
御史奉　敕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時有劉通者踞其黨
操舟販鹽行劫奪出沒江海間勢熾甚公調士卒追捕至太
倉分兵截其要路知通窘迫示以威信諭以禍福謂如自首服
許以不死通知公長者遂挺身來歸叩頭感泣公戒諭已仍縱
之歸通即率其黨以降特械通至京凡脅從者悉釋不問事平
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當互相應援又請降關防
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本院右副都御史尋掌院事丁
未陞南京兵部左侍郎奉　敕修鳳陽　皇陵幷白塔壽春
諸壇時當荒歉衆以興大役不堪公均工節用勞心調度越二
年功遂畢與初計省其半以其餘財仍行賑卹民反獲濟

今上之二年爲弘治己酉河決金龍口漕運多阻召公往治改戶部左侍郎公奏南京兵部郎中婁性從行始至河南相度水勢慮水復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丘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下潁州經塗山合淮水入海又修汴堤令高廣如一上樹萬柳使不崩頹又浚宿洲古睢河入運道以分徐州之勢又築蕭縣徐集等口以殺汴徐之勢又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河口各作石堰相水盈縮以時啓閉於是河竟不爲害而漕運獲濟公又見高郵之甓社湖風浪倏作多覆舟或舟觸岸輒壞議即其東一二里開複湖以避其患河成舟安行無險名其河曰康濟人思公惠別名白公隄治水事竣改刑部侍郎辛亥署掌都察院事遂陞右都御史嘗言風憲官爲　朝廷耳目凡巡行一道當詢屬吏賢否之狀上于吏部及本院部院據其詞以行黜陟且以所上之虛實爲御史之黜陟庶幾各得其實而人有所勸懲也又天下軍衛士卒消耗宜預覈尺籍之數畀清軍御史使按籍搜考以絕埋沒諸弊又天下奏報災傷荒稔反戾上不知國計之當儲下不知民隱之當卹由有司以其地濶遠可以欺謾之故宜令御史預遣人踏勘田土高下之則造爲圖冊設有水旱可據此以蠲稅糧而里胥無所容其奸也御史李興巡按陝西以酷刑處死無敢爲言者公曰興爲吾屬豈可避嫌而不爲一言乎乃率衆大臣上言興之暴固可罪然非殺無罪者今以死處興設有故勘故殺者又將何以加之奏上興得免死癸亥陞刑部尚書公心素厚斷獄不苛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

數諭屬吏以人命至重尤當謹重獄故冤抑者既多平反其可矜疑者亦多從末減每以律爲萬世之法條例爲一時之宜今吏得爲奸皆條例繁冗之故因詳定爲若干條奏上頒行內外而奸弊始少甲寅尚書一考加太子少保戊午　東宮出閣進太子太保積階至光祿大夫勳至柱國以其官贈曾祖均禮祖思恭父珂竝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曾祖妣錢氏祖妣蔣氏妣鄭氏王氏竝贈一品夫人配蔣氏封一品夫人公居官四十年勤勞不倦濟以精力事至輒辦及決大事往往以從容數言裁定多不失正其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之下至輿皁有過未嘗輕加笞辱屬吏以公事獲罪必爲掩覆營救得免乃已人以急難來告如切於身所以排解之者尤盡其力故感其恩者不特鄉里親友而已公官三品時其弟昇早世以其遺孤垣奏爲太學生嘗置義田立義學凡族人之貧而幼稚者以養以教皆得其所其厚於宗族又如此　今上知公德寵遇甚厚屢有金織文綺之賜或病在告輒遣御醫診視幷遣中貴人　賜以酒饌等物庚申以星變再上疏引咎避位情甚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而歸令有司舉優老之典仍　賜璽書所以褒美之者尤重及行士大夫傾朝祖送人以爲榮公三子埈圻坊皆孝預作園池以待公歸公至家日與親友極登臨游泛之樂入夜飲宴略無衰憊之態於是蔣夫人年亦高矣與公偕老堂上旦夕子孫率諸婦羅列階下稱觴爲壽大江之南論福履之厚無踰公者公卒年六十八　上聞訃悼惜爲輟視朝一日贈太保謚康敏遣有司諭祭者九仍　命治葬於某處新塋惟白氏之先爲河南人從宋

南渡占籍武進歲久爲大族近代自公伯父瑜爲禮科給事中父珂爲大冶教諭漸顯于時及公官益顯子弟宗族奮起連取科第至數人皆爲顯官諸孫又皆秀而可望故鄉里論仕宦之盛又無踰白氏者

論曰世之登科第而進者累數百人莫不英偉踔厲言論風生自以爲一世不足爲考其平生往往蹠盭顛蹶而止求其後以功名富貴而終者特一二耳而此一二人者觀其在位多寬綽厚重含垢納汚不皦皦以自高不沾沾而自喜渾然若無能之人曾不爲新進少年之所與孰知他日任重道遠以建國家大事者則此所謂無能之人耳故嘗論常之先達若胡忠安公其一人也白公繼起其後功名富貴考終于家與之畧等可不謂鉅人長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公其人矣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九

墓誌銘八首　生壙誌一首

閻丘宦用墓誌銘

天順六年夏五宦用遘疾藥而愈愈而復作如是者數四勢浸劇君知不可爲即却藥俟絶言談如平時數日死君嘗力疾築堂他日欲奉親讀書其中至是其父撫楹大慟曰堂兒所築者曾不得一日居悲夫其殯于此寛與君相好非直以表兄弟也亟往哭之且爲之說曰仁者不必壽世有是言君年四十三耳豈非信歟而又言仁者必有後君娶妻更二三妾然生男輒夭死徒有三女子在此又何邪失之此者幸得之彼奈何君獨兩失之邪豈所謂仁者君非其人邪君事父母甚力於其有憂必致之樂乃已女兄贅于家生女復贅與之處歡然人不知其家

之三姓友人陳公輔死而家貧甚爲之斂且葬歲必一持酒肴祭墓下其行多此類謂君非仁者疇諸哉然則君之致此吾無從考也前葬其甥周京爲狀乞銘予既爲說以信其死而深疑其無後以傳乃復叙次其事而銘之賓用字也諱觀姓閻丘氏蘇之長洲人其先有諱孝終者宋元豐間仕至朝議大夫黄州守曾祖叔莊祖公望父廷端皆不仕娶同縣徐氏生女皆幼仲許適張祼君爲人修謹好義是非取舍不肯苟隨人尤慎交交則不變身雖混居市廛其高曠靜約榮利漠然處山林者未必如也少好學長益喜習書攻詩詩平實有理致所著有井蛙蒙若干卷書得晉人筆意君眇一目人謂其以疾故不仕非也年未四十髮已種種嘗自怪其衰然不意即死矣死之日爲天順七年閏月某日以又明年某月日從母顧氏柩葬天平山之

原於是其母先卒六月矣銘曰

生不壽死不後人之自取邪數之不偶也晉陸士衡唐孟東野君兼其人于千載下我爲之銘豈曰知者

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張君墓誌銘

於乎人惟無志與材以見于世而槁死林下死者固無憾生者亦不之惜也或有志鬱而獲信材悶而及試於是而死則死者生者亦何足憾且惜乎乃若吾友惟善之死志方信而脩鬱材將試而卒悶此不惟惟善之目不瞑凡爲其姻戚僚友莫不爲之扼腕太息而流涕也君諱倫字惟善姓張氏其先爲汴人隨宋南渡家于蘇遂爲蘇之長洲人曾祖祐之祖士達父明遠皆不仕君弱冠入郡學即知黽勉向實卓然出諸生治尚書景泰四年中應天府鄉試三舉進士輒中乙榜得學官輒辭不就居

太學掃一室讀書朝暮虀鹽蕭然一寒士而君益自刻厲久之從夏官卿掌奏疏居一歲謁選吏部考君才可用奏理南京都察院刑六閱月刑無頗類都御史高公才之以其名上成化二年三月即拜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浹辰將取道還家爲母吳夫人壽一夕暴卒閏月乙亥也年四十一友人鄉貢進士查君文外兄太常典簿李君浩相與殮之官爲給舟載其柩還其兄佐與其二子以四月庚子葬君于吳山先塋之次君爲人謹謹不少放剛簡端慤而有廉隅善事親與人交篤而不汎配錢氏故大寧都司斷事某之女子男曰謨曰訓女長適朱存理次許適徐季華次尚幼自君初登貴仕即死不識者亦有噫嘻聲祿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君之志固不在是予之所以惜君者亦果在是乎系之以銘曰

木產于地封之艱溉之不易尋斧縱焉垂成噩飄風拔之匪材自棄嗟嗟張君無乃類人不勝天奚足異

陳府君墓誌銘

陳氏故河南人宋南遷從之家于蘇遂爲吳縣人世業醫其陰有德于人蓋已久矣至君之兄少保僖敏公既以重望曠度爲天子寵任而君之弟鑄復以子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一時陳氏貴顯遂爲吳中仕宦家之冠君時處伯仲間畧不以門地驕[illegible]斂足語出恂恂其抑畏反居寒士下故鄉里稱厚德者[illegible]曰陳君陳君云君諱錡字有容叔父季玉無子以父命爲之後母朱氏老而無依嘗迎養于家君以其事父者事叔父而季玉之祀不絕以其事母者事外母而朱氏之意甚適也永樂初父被召爲太醫院醫士君惧其老弗勝勞請以已代久之父沒

居憂制以疾遂不上成化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七終曾祖德卿祖均錫父孟玉皆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高氏繼孫氏皆贈一品夫人娶夏氏繼劉氏子男五人倬倫佾佖佩女二人長適莊信次許適傅奎孫男十二人女四人以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葬吳山之先塋前葬其弟御史君率倬等哭再拜持狀乞銘予於君爲里人頗知君不可辭無銘銘曰

於維陳氏世有潛德自汴徂吳久晦其蹟維僖敏公爲時名臣寵祿之來萃于一門小人施施孰不憑藉君方退然自持愈下維葬有銘可考不誣以媿小人以慰諸孤

山陰田處士墓誌銘

成化庚寅六月一日山陰田處士卒享年八十有三以明年當

卒之月日葬于邑亭山先塋之次初處士之疾病也屬其子敬曰吾即死唯吾所輯喪儀是行百凡葬具寧薄毋厚唯刻石誌墓古人所不廢者汝其圖之至是敬使其甥吳斌走南京持狀謁予再拜以請予以不知處士辭而監承徐先生懇懇道處士之賢於予先生處士之邑人也予信其言且嘉處士之能不亂其命而其子之能從之也卒諸之按狀田之先蜀人也宋有諱奕者仕爲右正言從高宗避金虜之難徙家臨安四世孫起居郎昭再徙會稽昭生榮榮生茂義茂義生忠始籍山陰而娶于朱生處士諱亭字時泰別號勿菴少失侍奉其母得子道甚母沒哀毀踰禮人多稱之其治家尚嚴肅而尤以信義服其鄉鄉人有爭辯者待處士一言而定至於憸人悍夫望見處士於道皆爲之趨避不暇或者比之王烈焉平居坐一室端然終日如

對大賓則有修敬之扁富而能貧服用貶損如小家謂奢之有害也則有貧富相因之圖雅好禮歲祀先必宿齋戒而儀物兩備患流俗之瀆其先也則有闢紙錢之說其治喪斥去浮屠氏法而一惟儒者又以繁文末節之不足行也則有簡易喪儀之書他言行之可書者尤多不能載故邑中推數好古而知禮者必及處士處士初歲績學期以表見于世既不果則一意治家正俗欲追古善士而及之逮其晚節益有高致作翠拱之樓以居彈琴賦詩若無與於世者常偕里中遺老十人結清閒之會月爲一集蓋有洛社之遺風云處士元配楊氏繼王氏子男一人即敬女二人適吳麟錢侃孫男三人曰阜曰寅曰宣宣爲郡庠生銘曰

有以裨乎世奚庸推而仕也有以傳於人奚庸愧乎死也夷考其行於今之世而見古之士也嗚呼若人而今則亡徒見亭山之下有封若堂也而采蕺之麓秦望之峯翩然白雲泠然清風彷彿乎魂氣之之乎其中也

正義處士墓誌

己丑歲予舉進士不第識烏傷王允達于國學予問允達嘗所友者則首以浦江鄭仕信對且曰仕信以國子家居且來矣其年冬予與允達偶出步眞珠溪之滸見有騎而從兩僕來者允達遥指而笑曰此非吾所謂鄭仕信耶趍而迎之果然仕信亦止騎從拂黃埃須眉間執允達手語道上予亦願見仕信者見之一如平生歡自是予三人者交好甚誦習暇輒相過從坐如鼎足然他日仕信獨過予予迓之門視其色若有隱憂者私怪之而難乎問有頃始起而言曰璽之父之棄諸孤歲星八周矣

當下窆時墓石且礱而求其執筆者不得吾兄弟私計之以爲
寍緩勿苟恐爲吾父羞茲璽獲投分于子能忘情於璽平則應
曰君之欲銘其先人意蓋在文筆也予念束髮時即嘗讀麐溪
集集間他文辭之載弗暇論如沖素府君之葬晏朝請銘藍山
府君之葬方承事銘青田府君之葬黃文獻銘奉議君貞孝處
士則歐陽文公宋太史亦皆有銘顧予何人而使與於斯恐不
獨羞先人且恐爲諸先哲羞予方苦辭仕信耳若無聞而首已
至地矣予曰無已取事狀視遂出諸袖中蓋允達所製也予疾
讀一過曰君家家規百餘條先君子動率與之合可謂賢子弟
矣然在鄭氏則常日事也奚庸書至飯飢殯死娶貧凡數十事
可謂長者矣然亦鄭氏常事也又奚庸書其非常事者惟曰正
統間有寇難寇退能修復舊業完其家者可書又曰天順初火
起于家以家廟歙天而熄及火復作廟卒無恙可書以二者可
書惜予文筆疎陋不能昭之闡之也若夫鄭自沖素以下世德
焯然史于國誌于郡乘于家者甚備又不假書雖然君必欲書
之敢弗書乃書曰　明故正義處士諱旭字允初曰正義者鄉
之易名鄭本出滎陽累遷至浦江之白麐溪天下所謂義門者
也曾祖銘祖得金華稅令父棟嫡母張母姚處士娶陳生四男
瓖瑯琥璽一女適國子生戴廷用男孫七胄慶鑾鎬鏜錞鉞女
孫三其二適李鑌戴璠其一尚幼處士卒于天順甲申三月七
日春秋七十有四以歲之十二月六日葬其邑松林先塋之右

解元賀君墓誌銘

始君自吳中來就試京師其狀貌羸然望之可驚予掃一室使
治其病數日病轉劇則爲書報其家其兄慈冀得一見也不一

月疾馳四千里而來則君已死矣且死神思愈清謂予曰吾不可以執筆爲我書所以告吾父者予諾之抵夜促書已具顧其子放姪收曰其善藏之頃之翛然而逝嗚呼惜哉君諱恩字其榮姓賀氏其先蜀人也後徙于吳曾祖公宣大理寺評事祖宗振父美之皆業儒不仕母曰王氏自君爲童子時用其父教力學不少懈既游郡校治易得其義而止未嘗曲爲之說下筆平易謹密皆可誦也成化四年舉于鄉第一明年例試禮部以病不果後凡三試輒屈然其業益精名益完嘗入太學祭酒司業期待者甚至與同舍生講業皆推讓之以爲不可及家居學者爭集其門終日懇懇不厭指教去而取科第者凡若干人遂以易師稱吳中爲人喜辯說是非無所徇于人人以其中無它也亦無怨惡之者至其事父兄孝友教子弟嚴而有法其可稱者多矣君初以兄之子放爲子後得子曰改女一人皆幼其娶吳氏也生于正統己未七月十二日卒于成化癸卯十月三日年四十五其兄慈載其柩將以明年十月三日還葬于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先塋予固與君厚者不能無一言以相其役也竊觀君之死公卿大夫雖不識君者皆惜之其識者尤悲悼之所以得此于人者非以君宜有爵位而不及致故邪然彼徒有之者而人方幸其死則人寧得乎名邪得乎爵位邪況彼亦終死而同歸于盡邪因書此以慰其父兄子弟之哀亦以自慰云爾爲之銘曰

抱美玉兮來售歷長路兮止息方握手兮勞苦倏舍予兮誰即形慘慘兮魂茫茫藐二稚兮在吾側豈乘風而反旆戀吳山以爲宅嗟死者之紛紛奚名譽之藉藉維好修而有文宛其人兮

如存才可用兮自致命在天兮當聞君維安此兮無怨見臨絕之云云竊獨怪其不瞑豈平生乘願乎榮親命無往而不在安斯壙兮尚永閟乎千載

湖廣荊門州知州徐君墓誌銘

徐世家江陰之梧塍君之曾大父曰均平有隱德大父曰本中嘗以人材徵未仕而沒後　朝廷追旌其墓曰義民父曰景南疎財尚義獲受官服其娶孔氏而君所生母馬氏也君諱泰字士亨以避先諱更字大同幼與其兄惟正受父訓學業不少縱惟正嘗一出為中書舍人而君從鄉校貢入太學文名在六館間籍甚既乃應順天府鄉試時主試劉學士劉公儼也居君首選人以為宜或有以私故獨謂所取士非公者請覆試于上不可乃即禁中特試前列五人文成皆稱所第名而君尤以富嫌於人其事益白於是士論翕然歸劉公至沒而得謚文介亦以此其後再試禮部輒中式有司嫌君輒棄去人爭惜之久而歷政憲臺以能明法律例有御史之擢復以嫌不果竟授黃之羅田令初至官謂為政當先足食否則教未可施乃數訓民務農凡有無牛種者輒給與之更立義倉以為儲蓄之計已而歲大侵遂發粟賑民不足則下勸分之令且作饘粥以食羸弱不能行者一時惠及鄰邑所全活不可勝計先時民多論財嫁娶君禁之使必以時民有其後將絕以貧故出繼他姓者為贖還其家富民買田或不納稅稅遺貧戶至六百石有奇者徵迫殆死為發其槥得免君居官尤廉每斥所當得公錢市粟以備飢歲其服食百需一取給於家而已時有但飲羅田水之稱於是黃人爭欲得君守郡兩司為具疏聞于　朝遂擢知荊門然

非黃人所望也去任之日爭送之郊悽然不忍舍荊門號難治君治有餘力州幾無事部使者才之會夷陵有疑獄數年矣乃檄君往讞讞之即決其明敏如此三年有鳩來巢於廳事之梁人以爲善政所致相與歌之俄遭孔孺人喪歸再遭父喪以生不能榮及其親爲痛與其兄竭力治葬人憐其孝服除荊門父老數輩詣 闕奏願復得徐知州疏下吏部從之君在任歷五月矻矻理弊政疾作即不可治卒之日成化十五年十月丙午也年五十一君襟度濶達遇義事敢爲綽有父風與其兄處相友愛甚篤家產故厚能身率族人以儉教子姪學必勤苦已而遂有取科第者實自君啓之性善吟詠有生白生詩藁藏于家生白者其所自號也君初娶同邑趙氏處士時顯之女再娶海虞章氏國子助教儀之女男二曰元穀曰元菽出側室王氏顧氏女五其壻曰華穎陸節周祥熊夏黻夏玦至是君之喪歸自荊門卜卒後之三年正月壬申葬于所居東三里許馬鎮村福昌里之原其兄惟正以予嘗交君前葬具書以卞戶部之狀來請銘爲之銘曰

才莫不宜而止於斯古亦有言止或尼之嗟世之人多以祿仕仕不以祿君也盡瘁簿書錢穀莫匪爲民寧身之詘而民之信豈徒詘焉又奪之年惟此銘文庶永其傳

宿田翁生壙誌

成化丙午翁年六十有六曰吾老矣一旦即病不起何如盍豫備所以藏吾身者於是治棺棺成又曰盍豫備所以藏吾棺者於是治壙壙成又曰他日子孫必求誌吾墓者其或失之誣乎則以書來京師請於予曰吾故韓氏孤童也昔先祖院判府君

遺命祖妣倪安人俾爲伯父府君後時既幼無知識賴先母張
孺人撫育之如己生而叔父府君更憐之稍長則爲擇配以家
世業醫也命從從兄梅窗先生學早夜肄習亦既勤矣蓋吾之
於醫雖不能過人然於治病未嘗不盡吾心或不可治雖有厚
利直謝却之使更他醫而已惟吾性稟介直與世多忤故兩以
醫薦皆沮于人且愚不逆詐至于囊橐椓然此皆區區置之不
足道也獨念吾母張孺人守節歲久嘗言于有司蒙　恩旌表
以少酬所以撫育吾者他如修祠堂必謹祀事以奉先世置墓
田必立條約以示後人此則不敢不勉焉者今而且老惟上下
山水與名人勝士杯酒嘯詠以章布終其身焉吾有子曰金囊
嘗侍外舅張御醫先生于京師先生高於醫者得盡傳其秘爲
知者薦授崇王府良醫而吾晚年卒賴其祿養比又爲吾入粟

賑飢有章服之榮此固非吾所望然念其孝不忍違也吾婿張
氏能守婦道不幸先卒有子四人長即金次鎏次鏊鏊庶
出也女六人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張氏卒時以先墓在城西
者隘始卜葬雅宜山鳳字號而虛其右以俟吾今所治壙即其
地也吾平生大畧如此惟託斯文之雅及吾生存以一言記之
幸甚予與翁別又數年矣嘗見其年壯氣盛時好面折人過論
事侃侃無所畏忌及漸老癯然一醫吏謹厚靜默可親今得其
書其言眞率不妄如此視彼好自誇詡而考其行無一副者豈
不賢甚矣哉於是誌之韓之先出安陽爲宋魏國忠獻王之裔
世有顯者至　國初有曰復陽先生始精於醫傳其子曰公望
隱居不仕曰公茂公達並以醫事　太宗文皇帝最見寵遇
公達生三子曰伯濟伯廣伯尚伯廣娶喻氏生翁而爲伯濟後

伯尚實教而成立之其名襄字克贊宿田其別號也以永樂辛丑十月九日生壙成於丙午某月某日明年七月十日誌

進士卞君墓誌銘

今年夏有傳寅之死者予不之信或曰子何以不信寅之死予曰寅之淳謹人也無暴氣無刻行如是而又當盛年固無死理曰無死理不有死命乎居數日有自南來者曰寅之殮矣殯矣吾且臨其喪矣則歎曰噫嘻寅之其果死於命耶方謀與諸同年爲文祭之以寫其哀而寅之之兄退之適遣使來京師持鄉進士翟舜民之狀乞予銘墓且自爲書遺予予既進使者問寅之之所以病且死故既乃發其書考其狀而叙之曰寅之諱諲姓卞氏常之武進人父曰庭蘭生六子寅之其次子也爲人蘭其清玉其潔而衣冠楚楚眉目如畫出入家庭庠序間於父兄師友之情最深也父嘗以誣被拘寅之憂甚日則躬操飲食進之獄中僮僕請代其勞不聽異母兄諒蚤世家人少之謂喪禮宜殺寅之執益盡此皆其幼時事爲宗黨所稱道者既長益好學從良師受三禮探索辨難專門禮經者不能屈至爲程文務抑其詞使與理稱成化七年以邑學生舉應天府秋試主司今楊學士徐侍講爭奇其文擢魁其經八年春遂中禮部試廷試復在高等　天子賜之進士出身故事進士不即授政第使從有司觀之寅之得兵部謹飭如諸生名益起部中會有大臣死者　朝命董葬事南行經齊魯時適東方大旱民餓疫者相枕藉寅之感焉行次房村疾大作兼程抵家見其母若兄弟疾少愈一日密召其弟詮譯等謂曰爲我治棺衾皆怪之翼日竟不起九年五月五日也年甫二十九死之後發其篋得奏章一

通言東方事宜所以區畫甚荒政水利者甚備見者益悲其用
世之志云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其先塋寅之娶徐氏生一男
二女卞爲淅右名族予嘗爲寅之誌其弟誠之墓頗著其家世
矣茲故不復載銘曰
膏其軸適于陸折其轅車則覆嗟哉寅之命何鞠